



大學之道

至善

詩二房戶部廣西司
即中徐汝澤閣薦

沈清淇 第八十
一名

聖經為萬世正學統而乃歷指其大者焉夫學之大者其道必有
 在也而明新而要於止至善不可歷指之以示天下哉聖經以為
 統今古作君師以立之則而垂教乎天下萬世者莫如學然而其
 體則本於獨治其用則及於兼成其全體大用無所往而不得其
 當而弗貽後之學者以不醇不備之端夫是故曲學不敢以亂其
 途小學不得以遺其量則其學已底乎達天故曰大焉從來天下
 無不可學之人率性而受盡物而具極量而造者有一之或歎則
 總往開來風不足以貫百世之同而垂其統從來天下無不可學

之業本智而愚任習而汙舍純而糲苟有一之未宜則內聖外王
詣不足以超萬物之上而正其歸無如世之學者日誦詩書而精
微不及焉虛談清淨而民物不與焉近功薄效而醇詣不聞焉明
德也親民也止至善也理無今昔而業介偏全體貫賢愚而功分
廣隘此予所以上觀往哲俯念後人而不能不亟取其道為天下
萬世正告之者也夫莫大乎己之自見其天而學能返之則曰在
明明德念天之予我以德本明也夫孰蔽之德高萬物無不照矣
德聚萬理無不貫矣德捐萬累無不通矣自人之蔽乎明以遠其
明而乃有為之大不明者遂疑明德之在躬若有離合之幾然而

昭融之性體不爭離合也道唯却夫蔽以還其明靜考乎受中之
初而不虧其所固有則質不得而拘之矣省克乎性成之後而不
忝其所本無則欲不得而滄之矣夫是故學之大者非能於明德
有所加而明如其明則性體昭融而我學之所以自見其天者也
何大如之大莫大乎人之共見其天而學能予之則曰在新民念
天之甚愛夫民本新也夫孰汙之民有耳目勿甘於妄矣民有心
思勿樂於蒙矣民有風俗勿安於邪矣自人之汙乎新以去其新
而乃有為之大不新者遂疑新民之在世遂有異同之數然而曰
用之純良不間山川也道唯濯其汙以復其新率之乎休養之中

而不令其有滿志則其風可雜而亦可醇矣振之于樂育之途而不令其染積行則其情可動而自可靜矣夫是故學之大者非必於新民之業有異旨而新如其新則風氣純良而我學之所以共見其天者也何大如之大莫大乎已與人之各見其天與各盡其天而學能底之則曰在止於至善念天之胥受以至善本可止也夫孰歎之至善協乎身不進則退矣至善偕乎物不同則異矣至善合身與物而準乎極不溢量則弗美矣自己與人之日歎所止以自溢其所止遂疑至善之在身世難幾乎詣極之境然而道德之精純不患過賒也道唯弗即於歎而造其所止始之無惑乎二

三未止而遠於止者則物我不踰乎人紀矣終之無任其游移已止而常於止者則上下胥納乎天則矣夫是故學之大者非必於止至善有岐途而止如其止則盛德大業我學之所以同人已而各盡其天者也何大如之然則率是道也清明在躬其學之體乎從草同風其學之用乎純粹以精無所遠而不當其學之全體立大用行乎聖功脩王道具夫是以作君師而垂極於天下萬世詎不大哉

大學之道 沈 淇

不夫也
 六月己未王會幾不無餘議以貽世此固昔之聖所不求白乎
 後而亦後之人採其大美略其小疵而不足以為聖人諱者也而
 禹不然聖王之於天下也不禁人疑能疑則信者益出也吾於禹
 非去信以過行其疑而正謂此中最足表見至隱上以繼美唐虞
 而不嫌夫稍留遺憾聖王之於天下也亦甚願人信過信而疑者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沈淇 第八十一名

聖人尚稽夏王於無間表其純焉蓋求人於間亦微矣而孰無之
 子於禹有遺思夫從來德高天下者德必不能掩其功而功震後
 代者功亦不必蓋其德余嘗於讀書考鏡之中論次得失未嘗不
 慨然曰帝升王會幾不無餘議以貽世此固昔之聖所不求白乎
 後而亦後之人採其大美略其小疵而不足以為聖人諱者也而
 禹不然聖王之於天下也不禁人疑能疑則信者益出也吾於禹
 非去信以過行其疑而正謂此中最足表見至隱上以繼美唐虞
 而不嫌夫稍留遺憾聖王之於天下也亦甚願人信過信而疑者

恐生也吾於禹亦非去疑以輕予其信而正謂此中無妨刻意求全下以風示商周而何病於偶存缺畧何也間者人情之不免也而况夫禹列司空之職而忽焉受禪於虞廷均亮采之班而倏焉俯臨乎岳牧洪荒之天下且越八年之况瘁而平成於其手草昧之人區亦極一生之精力而奠安於其躬縱令禹有軼志焉而明德之配尚論者不能以過菽功也脩至美者無小譽錄盛業者多怨詞自古以來大率然耳何也間者人情之不免也又况夫禹維天與地則偏試以可以間之境維君與臣則多際以可以間之人維家與國則又迫以可以間之倫維民與物則倍閱以可以間之

事而禹以一身介此境遭此人遇此倫膺此事思欲為無間之躬俾千百世下直予以無間之名不憂乎難之哉然則吾之於禹何如者間之招也不生於變而生於常凡人當事機之會做心惕慮以為過慎則免人世之議而稍數則不無非刺頻加以自損其生平之積累及一旦履安居泰而有所動乎外無所持乎內比比然矣而禹則以其身托之巍巍之上以其心安之抑抑之中而已矣間之狀也不乘於大而乘於小凡人值名義之防行修志美以為主敬則絕訾議之來而禍弛則難禁物情之指摘以自戾其當躬之醇備及與視薄物細行而怠荒之情勝勵精之意衰累累然矣

而馮則以時屬隨刊不加損運當揖讓不加增而已矣禹吾無間
然矣惟精惟一允執二帝之中不檢不愆自建三王之極吾得不
穆然遐企乎馮也夫而乘於小人而各處之如許於善美必勝
定已德服之其是乎之德歸之土公其以安之於中而巳矣
平之德服及一旦處安而泰而亦所禮乎似無所非乎而山山
必為德而服人廿二德而子曰馮吾無非沈既淇必自得其本
必休問之外世不生於變而生於常只入當事於之會於心與
與千百世不直者必無問之卒不為平後之於後復吾之於後
事而思公一德介出竟盡出入聖此論聖此事思於無問之

其原泉混混取爾未下天乎其常若夫湯沈宜洪第八十一名

觀原泉而知所取有本則然也夫非有本何以有取即原泉以觀
之人亦其知所本乎曉徐子曰凡事未有離乎其本而可以為功
者也仲尼者知本之聖人也故其取鑒於物亦如之發之也無自
則不取推之也無漸則不取克之也無歸則不取夫必如是以取
之取之不其難乎然不知是以取之則非惟不可入而問心抑且
不可出而觀物今夫水天下之大觀也然而知其本者鮮矣故欲
知仲尼之取乎水盍鑑原泉天下唯源深者流洎遠不必遺理以
娛情而即情可以通理之第見原泉之在天壤未嘗不謂然曰湯

會說墨卷
絕本條
六
湯者如其亘今古而常行也浩浩者如其歷宇宙而長流也
而目則滯於所見而不測夫自來而心則接於所賞而不測夫自
往起乎微渺迄乎奔騰求其了然於心於目之間者惘焉未之取
也本奚有也天下唯蓄厚者澤自長不必玩境以拘心而會心可
以達境人第見原泉之在窾區以為游泳者如是乎莫辨其津涯
也溯洄者如是乎莫辨其浩蕩也而忽然遇之而不禁夫流連而
無端忻之而不禁夫贊嘆始乎歛息極乎會歸求其曉然為遇為
忻之旨者爽然未之取也本奚有也今夫原泉之去四海我不知
其機一里矣習坎洊至諒未有失乎其常者矣愚者望之而驚心

智者窮之而失實嗟乎此非不得其本使之然哉萬物之理達乎
其藏而藏之不深吾未見其有本矣今觀原泉而不舍如是本之
基也盈科如是本之恒也放海如是本之克也混混者不已之原
泉存存者無息之聖道殊情而一致者也何所取之則尚其觀此
原泉哉萬物之機暢乎其積而積之不固吾未見其有本矣而始
如是乎不舍本勿薄也既如是乎盈科本勿驟也終如是乎放海
本勿竭也聖心具不已之原泉原泉象無息之聖道事分而理合
者也何所取之則亦唯體此原泉哉今者異學爭鳴至於橫流奔
決而忽其所赴吾道囂張鶩乎浸淫浩渺而昧其所自有本者其

覺開於聖昭然者同明之理乎然民愚而莫之悟道在更其化以振之革其故焉啟其新焉共返乎本然之體也則親民其一明親之學無終窮粹然者純備之域乎然泛焉而失所歸道在極其量以精之勿安小成焉勿慕近功焉務底乎各足之分也則止至善其一所謂大學之道固如此彼夫井田有時而改惟此三者之列於黨庠終古而不廢知聖學之已裕乎聖治也封建有時而變惟此三者之董於師儒歷久而彌新知道統之可垂為治統也明此者斯為大學學此者斯為大人哉

大學之說

王善

南中書院

魏文碧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魏文碧 第八十
二名

聖人心契夏王而深嘉其無間焉甚矣無間之難也而夫子獨有取於禹豈無所而云然哉昔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其有可稱而無可議者固甚彰彰矣繼此紹帝之業開王之始德並唐虞而光大之惟禹為獨盛焉復不禁穆然曰吾今而竊有念於禹也禹之去吾蓋亦有年矣而禹之為禹偏徃來於心而不能忘吾之去禹抑亦有年矣而吾之為吾終係懷於禹而不忍置吾向亦謂覈人之真者與為其寬寧為其嚴也而至於禹寬以求之而無失嚴以求之而亦無失即吾向之節取乎人者好為其怨惡為其刻也而至

於禹怨以繩之而無過刻以繩之而亦無過雖欲間之烏從而間之夫名高千古而難慊一心之安功蓋天壤而不免一時之隙在他不容或有然也吾於禹而不得以為然抑德修而謗興訾議者或出於衆口道高而毀來指摘者且徧於斯世在他人又徃徃有然也吾於禹而何敢以為然此非吾之有私於禹也禹誠無間無所容其私也禹并不求諒於人也吾誠無間於禹更無所用其諒也盛哉德乎不可即無間者而歷指之乎自書其名下解而論

聖人之心其與王心無異其無間也其無間之難也亦夫七節有
子曰禹吾無間於美
魏文碧
第八十

原泉混混

取爾

魏文碧

第八十二名

即原泉以悟本可以識取之之意矣夫水唯有本者足貴耳歷觀原泉不可以識取之之意哉今夫物之觸於目而感於心雖在常情亦必有所取爾也而况聖人之臨流興嘆豈無所會於心而畢然神往者乎子疑仲尼之取水殆未思夫水之為水其出也何如其進也何如其會歸也何如而輒心焉異之曰仲尼奚為而取於是然仲尼豈無所為而取於是哉吾試與子觀原泉夫泉以原而重無盡之藏也原由泉而達不息之化也獨不見其混混而不舍乎是出之不窮者也乃猶是水而出之不窮也如是獨不見其盈

科而進乎是進之以漸者也乃猶是水而進之以漸也如是獨不見其放乎四海乎是會之有歸者也乃猶是水而會之有歸也如是仲尼曰此其有本者也是以動低徊之念是以有溯洄之思是以重言之而若有深情是以嘆美焉而別有餘慕蓋聖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即此見務本之事聖人之取水也窮源而竟委可以悟有本之學苟其無本將為君子之所棄矣仲尼又奚取乎哉

泉不下必涸中二之今六之說公曰而名林之說亦
明泉泉以計本何必當法之也泉夫本下本亦良其亦心歸
泉泉則感 所歸 泉文 卷八

大學之道 詩一節

春秋一房刑部河南司 員外郎陳瑄閱薦 石拱極 第八十 三名

聖經以大學教天下而因歷指其道焉夫學不合人已以全其量不可以為大也明親至善入大學者可弗審其所在哉昔夫子具天德王道之本裕內聖外王之學而至此首垂其訓以示人也曰人所生於天之分豈不羣然各足哉所賴有作之君作之師者以善其承天之意必使我自見其天以與人共見其天而後人與己之相見以天者又必各極其量而後快夫是故聖學與天同大也自儒術之卑也往往安於小成而弦誦遂以畢子弟之職自學術之謬也往往耻言兼善而儒修遂無闕君道之大夫亦孰知其所

謂大學者乎古者大學之立自成均以遠於黨庠而皆不容已於師儒之設古者大學之教由君公以迄于閭閻而皆不容緩於學問之事我思其道其一在明明德天子我以德原自有昭然不蔽者先天下而自著其淑慎矧皇自敬修法宮之表正獨深乎必也化其氣習祛其物累或擴其未明或續其已明務使德之在我者一一適如其本有之質焉大人之所謂自見其天者如此其一在親民天子民以德自宜以厥賦維均者舉萬物而共見其清明矧後濯維勤萬方之待理尤殷乎必也廣其誘掖予以振勵或新而與為更始或新而與為觀成務使德之在民者一一咸復其

固有之良焉大人之所謂與民共見其天者如此其一又在止於至善天子我與民同此德亦有有粹然無私者合人已而共底于淵懿矧聖作物覩一世之觀型不遠乎必也功戒淺嘗業止中衰或明而以盡性為極或新而以至命為歸務使德之在我與民者一一各全其當然之則焉大人之所為合人已相見以天而又各極其量者復如此是知淺視大學者其弊恒起于異學之爭鳴彼蓋自恃其聰明才辨以從事於高遠虛無之地而於切實之途及缺焉不講抑思往聖有何操修不過此觀我觀民之理為之究圖于夙夜誠審於其道而明體因以達用大人所以不同于異學之

紛馳哉抑高視大學者其弊又由於曲學之循謹彼蓋自安於淺
近卑隘日相習於俯仰周旋之末而於聖學之大及置而弗究抑
思古聖有何奇猷不過此範躬濯俗之道為之罷勉於終身誠明
于所在而窮源因以竟委夫入所以不流于曲學之拘牽哉夫大
學者尚其審之慎之慎而大入之慎為公入日所見也夫而不
為所困而心盡於為道致遠所以至命無難於斯也夫非與刃共
處也則望其必勝一也之勝堅不盡乎必也夫非與業山中
是也夫不與刃同也夫亦大學之道無非石拱極也而共於
一也夫月與大入之河無異刃共其天昔以山其一入其五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江而吾無間然矣石拱極第八十

聖人窺夏德於微而因為之想見其心焉夫使德末極於微心未
極其密均未可為無間也以觀夫禹何其僅哉夫子尚論之意深
矣且自堯舜往而絕盛者難為繼也不有大聖人祇承於其後則
天下方規規焉日取其隙而議之後之為君者不已難乎何則處
極盛之會者有功其功固易見而履至尊之位者有過其過亦易
窺也則吾有以觀焉夫王者出治寧為世所短毋為世所長若
夫業極于平地成天而偶有一事焉以滋以擬議也端亦若天
子之俯仰而無愧者矣原情之說所不敢加也儒者論世寧使我

得罪於古人必不使我開罪於萬世若夫功至于封山濬川而猶
有一疇焉以留為指摘之地此尤吾儒之尚論而愉快者矣怒過
之詞又烏可訓也此吾於禹不妨道其間也且禹而豈易得此無
間者哉禹亦非無間之世也大賢望登于朝大奸待斥于野繼帝
而開王者何事不賴其裁成倘有一踈略之處則所以愧二帝者
必多而間恒于是乎生禹又非無間之主也幹蠱之績既身任之
四載之勞亦身親之嗣位而克家者何事不待其經營倘未盡其
彌縫之才則所以虧子道者弗少而間亦于是乎在若然以禹之
時度禹之勢無間似極難耳而吾獨謂無間然者蓋誠有以窺其

德而推其心焉耳從來創業之后徃徃以崇高自恣為粉飾治平
之具而當世之物議頻加者無他隱微之地有瑕焉以指之也禹
則本克勤克儉之學以上接乎危微精一之傳祇覺有意持之而
持無意持之而亦不至于弛故自宅揆而後以迄乎總師而前豈
猶有一事之未備以開人求詳之端者哉則其道法之精儼若並
天地而為烈也真不啻堯咨而舜傲矣古來甘節之君徃徃以踈
濶大度為致飾渾朴之風而後世之口實爭託者無他萬幾之餘
有隙焉以乘之也禹則本不務不伐之心以仰承乎都兪吁咈之
雅祇覺有意防之而密無意防之而亦不病於踈故自底績而後

水與思得毋欲志道者免望洋之慮而深溯洄之願哉若然則孔子之取在水吾知其取在原泉矣夫一曰原泉則九取不盡而用不竭者皆可作原泉觀也則九用力多而成功不少者皆可作原泉類也則九致力於此而收效於彼者皆可作原泉推也無他本在故也藉非有本而何以混混者如是藉非有本而何以不舍者如是藉非有本而何以盈科者如是藉非有本而何以進而放放而至于海焉者之復如是吾今知天下之水果亦有有本者矣吾今而知孔子之取水果亦在于有本者矣邈朝宗之派每弔望乎波濤然此其流焉者也而非其源焉者也若原泉則發通可以見

遠矣漸而鄉國者漸而天下其于彼焉無異水也其于此焉亦無異水也蓋亦多層累之數矣向亦未觀於水幾不知水之層累有如是之可取也試亦思夫水而知天下之當多其層累者正不獨一水也歟觀懷襄之勢每興思乎濛濛然此其發焉者也而非其積焉者也若原泉則由中可以達外矣始于一域者徧而寰區其于彼焉無異原也其于此焉仍無異原也蓋已極蘊蓄之致矣向亦未鑑于原泉幾不知原泉之蘊蓄有如是之可取也試一念夫原泉而知天下之當極其蘊蓄者正不獨在原泉也歟不然彼倏集而旋涸者吾竊為水不取也何況于聲聞乎徐子者可以思矣

泉而飲國者音蘇然水不竭也何以于楚開乎余于昔何以思夫
泉泉而味天下之當味其蘇音者五不辭每泉泉也然不流如
亦未繼于泉泉雖不味泉泉之蘇音亦味是之何如也皆一念夫
于斯無異泉也其于北鼎以原泉混混蓋曰蘇音之煙矣向
鼓泉而味天下之當味其蘇音者五不辭每泉泉也然不流如
一水也雖蘇音者五不辭每泉泉也然不流如
味是之何如也皆一念夫水而味天下之當味其蘇音者五不辭
其水也蓋亦多蘇音之煙矣向亦未繼於水也水之蘇音亦
蓋其補而味天下其于北鼎無異水也其于北鼎亦

大學之道一不事至善

春秋二房工部都水
司主事李
珍閣薦
馬駿
第八十
四名

列舉大學之所在合人已而造其極也夫明明德所以成己親民
所以及物而止於至善則合人已而造其極矣此大學道之所在
也故聖經歷指之且夫人而不從事於學與入乎學而不由其方
者欲其內以成己外以成物而要乎其極也度必不能夫聖王之
教人也一一具有成法之可師此其功固屬之已也而專於已則
狹其用固可通諸人也而拘乎人則傷人已之際而交致其力俾
兩無折滅焉則大學之道尚矣學不可不求其全明體達用有不
容已之功焉學不可不求其漸由內及外有不容紊之序焉斯道

他果何在乎道貴乎成已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使之有所蔽也人生而既有覺矣試思此昭然不泯者果出之何自乎夫總善之始天鄭重而予之而成性之後我悠忽以棄之藝天蓋已甚矣已何所恃而成天下事惟其非我之固有也其失也可以不甚惜亦惟其一失而即無餘也則求之可以不必力若明德之得於天者夫固獨有其明矣即清濁不一其氣物感不一其擾而昭然之理究不至於或息也可不求所以明之乎嚴克制之力使外之入而相雜者無一之不絕而其體無所虧也殫積累之功使內之出而相燭者無一之不盡而其量無所域也蓋私去而理存人盡而

天見我之所以為德者乃如乎其初矣大學之所為成已者在此道貴於成物則人之所同得者不可使之有所囿也賦畀而維均矣試思此粹然無累者果一人之獨具乎夫降衷之始人大共而得之而作為之後我獨得而私之自待蓋已甚薄矣人何所恃而成天下事惟其與我無關也其昧也可以無容心亦惟是強其所本無也則期之可以不必重若民之相待乎我者夫固有所難已矣即氣質拘於其初風尚移於其終而粹然之良究不見其或阻也而可不有以親之乎大一體之懷而鼓舞之必至不敢以從違之故聽之於人也弘胞與之量而振作之有方不敢以盛衰之運

諉之於數也蓋道一而風同德盛而化神民之習而安之者乃熙然而丕變矣大學之所為成物者在此若夫合人已而交致其功則至善在所當止也夫善之在吾德也是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也善之在吾民也是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也明親之中原有一不易之境懸焉以相待乃遙望而莫即一涉而輒去已與人何以臻於至乎止之者精進以求其極務使前無不逮之古而後無可加之今詳審以求其當務使協乎天理之宜而即乎人心之安夫人生日用行習苟有一欣嗜之境尚欲造乎其中相與適焉而况至善也乎止於是則天德與王道共底厥成盛德與大

業各極其至明親交盡人已同歸而大學之道統於此是故有體有用者學之全學者固不可專內而忘外由已及人者學之序學者更不可舍已而謀人是所賴於知止者

大學之道 馬駿

心于土于于古而歸首以無幾夫禹山禹吾撫開於矣
 所以至此者此固也且贊辭子曰焉吾所以登馬交駿之德未始也
 而矣于千百難於得之不可學而夫而強其強其強其強非其強也
 尚論之論又屬辭其不可莫非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
 所以小辭之強也夫夫會會必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
 所以其一強不強也乎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其強
 夫強之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
 其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
 夫宜本夫而強也小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
 夫宜本夫而強也小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強也

原泉混混而下取漏始亦故長之也乎也哉馬心駿第八十
四各其

推至聖之所以取夫水而知有本之可貴也夫原泉惟其有本故
 能不息而漸至於海也知仲尼之所取在是而事可不務乎其本
 哉今夫物之足以動聖人之思者其默然相遇之機必實有所以
 會乎其微者焉而非徒相循於其末也吾黨論說之餘而求聖人
 之所以寄其情者不可得也則仍於是物焉遇之夫固可探原而
 悟也矣夫水哉之嘆仲尼之於水也果何所取而稱之如是夫天
 下事必有所所自始必有所所由繼且必有所所由終方其始也
 始即為後計焉及其終也而亦常如其始焉蓋未有積之不裕而

能致盛大之觀者也今夫水而第觀乎其終則以為朝宗獨盛也夫猶是水也而何以能獨盛如是觀乎其終則以為流行有漸也夫猶是水也而何以能有漸如是即溯乎其始亦不過以為出之不息也夫猶是水也而何以遂不息如是有本焉則原泉者是蓋積厚者先自流原泉之所積者總不在耳目見聞之表誠中者外自見原泉之所由誠者又非徒一朝一夕之功夫是故淵然莫測也浩然莫禦也則見其無間於晝也無間於夜也誠有如是之混混不舍也欲通乎彼也先實乎此也誠有如是之盈科後進也沼沚不能容溝洫不能域誠有如是之放乎四海也以是知有其

始者不可不計乎其終而及乎其終不可不常如其始也惟其有本故能如是是可以知仲尼之所取矣夫其於水也非獨溯洄以從而偶以適其意也夫高人逸士每有臨流作賦以自寫其天者是不過一涉而止耳而仲尼之於水則不於其暫而於其久惟其久也所以會心獨遠也抑其於水也並非游泳可懷而借以發其機也夫文人學士每有觀濶有會而因以抒其所得者是不過賞其為奇耳而仲尼之於水則不於其奇而惟其平惟其平也所以相得甚微也知仲尼所取在有本則天下事誠不可不豫立乎其本知仲尼之所取惟其原則天下事誠不可不早裕乎其原夫君

不無或過不及之累是亦示人以隙也夫間之生也豈在大乎此其弊則由於才之不足一則由於才之有餘也謹飭自守之主翼翼小心常有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行者庶幾哉蕩檢之愆吾知其免矣然而矜持過甚究且生夫狹小之機中主固患其才小也英雄幹濟之君豁達大度固有創千古之奇建百年之業者庶幾哉貽謀之遠或可以無憾矣然而濶畧太過終難免夫細行之失英主又患其才大也則甚矣無間之難非甚盛德未能解免也必觀夫禹則何如者執中之統獨接於帝廷而已統寬猛競練而渾淪於無迹精無之傳獨嚴於夙夜又已舉經權常變而化裁之

咸宜才大而濟以小心學問深謹初無踈濶節目之失一何矢念之甚嚴也競業而出之大度規模弘遠並無重遠弗勝之患一何矢懷之獨密也於以窺其全體全體固無所累矣而謹小慎微又何其一節不遺也乎觀其大端大端固無所弊矣而勅幾固數一何小物之必凜也乎夫念念必嚴者亦無一念之或苟任千百載尚論之餘反覆推求而終莫能窺其際事事皆合者並無一事之偶戾任千百載頌揚之下追尋厥失而終莫能得其端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哉此固史臣贊揚之所未及而盈廷交贊之所未詳也以予上下千古而獨有以深契夫禹也禹吾無間然矣

能致盛大之觀者也。今夫水而第觀乎其終則以為朝宗獨盛也。夫猶是水也而何以能獨盛如是。觀乎其終則以為流行有漸也。夫猶是水也而何以能有漸如是。即溯乎其始亦不過以為出之。不熄也。夫猶是水也而何以遂不息如是。是有本焉。則原泉者是。蓋積厚者先自流。原泉之所積者總不在耳目見聞之表。誠中者外自見。原泉之所由誠者又非徒一朝一夕之功夫。是故淵然莫測也。浩然莫禦也。則見其無間於晝也。無間於夜也。誠有如是之混混不舍也。欲通乎彼也。先實乎此也。誠有如是之盈科後進也。沼沚不能容溝洫不能域。誠有如是之放乎四海也。以是知有其

始者不可不計乎其終而及乎其終不可不常如其始也。惟其有本故能如是。是可以知仲尼之所取矣。夫其於水也非獨溯洄以從而偶以適其意也。夫高人逸士每有臨流作賦以自寫其天者。是不過一涉而止耳。而仲尼之於水則不於其暫而於其久。惟其久也所以會心獨遠也。抑其於水也並非游泳可懷而借以發其機也。夫文人學士每有觀濶有會而因以抒其所得者。是不過賞其為奇耳。而仲尼之於水則不於其奇而惟其平。惟其平也所以相得甚微也。知仲尼所取在有本則天下事誠不可不豫立乎其本。知仲尼之所取惟其原則天下事誠不可不早裕乎其原。夫君

子之閉戶潛修而聞譽不矜者誠相求於本也奈之何有出於無
本者其鬼惡於人也當何如齊本慎天下有無不可不察立乎其
其無音耳而外且之然水限不飲其音而動其平謝其平也故
辯也夫文人學士尊有勝勝會而回心其然辭皆是不也
文也所心會以深氣也其原泉混混非馬下駿而所心其
吳不國一起而止耳而外且之然水限不飲其音而飲其外其
從而心也其意也夫高入聖士每亦即此於湖心自得其天
本始始也最長可以喻中外之而用矣夫其然水也非國勝回心
故者不可不悟乎其然而及乎其然不可不常喻其然也謝其亦

大學之道日而至善詩四房翰林院編凌應揆第八十

聖學有全功合夫德王道而底於純也夫明德者已與民同得於
天者也明之漸之不至於至善不止聖功不基純哉學之大大於
此爾今夫天生一人開萬世君師之統未有不於學得其大原者
也不先天下而盡其性則學不精不合天下而祛其習則學不弘
不統以也而造其極則學不純誠有見於道之大原出於天惟不
敬而棄其天固不忍不與以共見其天至於人欲淨而天理行舉
世徵其光被焉夫乃恍然曰學不安於小成而道日起而大有功
也身乎迷孔子之言首以大學之道示人豈有異者哉盛世弘鼓

鐘良化不患異學之爭鳴而患進修之無序果何道而聖不自聖者揭於止而不識不知者且愚不終於愚學宮發賢聖之微不患俗儒詭驚而無功而患聖域之間而自阻果何道而被濯者垂藻於明堂而徧德者安用於草野則夫大學之所在不歷歷可指耶夫理為聖哲之所獨全而愚不肖不得而與焉者不可謂之明德明德者原於皇降之初形生神發而各足者也迨理寓於氣而失其初理汨於欲而忘其故明不終明德無權而學有權矣不務乎此則夫入命學之意已非功難全人之所當盡而一人可不先自濯磨者何日而見為明明德明德者操於夙夜之中曰明

曰旦而自凜者也安行不特而盡瘁不遑生知不特而極慮不懈明如民明德日進而學可廣矣不先乎此即大人務學之志未切至於明德不新非在上之故也陰陽有偏賦而氣之薄且濁者限於天物欲有偏徇而質之怠且懦者染於人是造化之憾也何況聖人然民德不使之新實在上之責也限於天者利用養苟陶冶於無與則禮樂何功染於人者利用草苟懲創之不聞則政刑可廢此曲成之微旨也是在王者然我見世之自以為明自以為新者矣道所尚未誕登而前脩已輟民風偶焉革面而治其自文明新不若是之誣且見世之急欲其明急欲其新者矣性命非易竟

之業一就而期之則已踈蕩乎非苟且之圖且冬而希之則已感
朔新不若是之易而且歎脩途之杳渺而且慨民俗之難醇而且
憑他術之易成而且慕雜霸之有效不有至善何以端厥止哉然
非明新之外又有所謂至善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止此皇皇
求止之日而德已至皇如春帝如夏王如秋止此不安於止之心
而新已至不得謂至善之別有在也然有事於明新正莫難於止
至善也同一天德也而銳則過緩則不及也德明矣而未至也同
一王道也寬則縱迫則促也新矣而未至也不得謂止至善之所
在即明新之所在也此大學之道也此道之所以各有所在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附問夫禹何人也

禹而凌應揆

第八十五名

以聖人求聖王之間益見無之之難也蓋聖至於禹非無間之難
夫子求其間而不有則真無間矣問豈易言無哉子若曰甚矣隨
聲附和之不足以尚論古人也無論不得古人之真吾人之獨見
安往乎惟取千古不世出之人人所嘖嘖稱誦者忽發責備求全
之想而不得謂之刻且安者縱起古人於今日必快然於得千百
庸庸者之譽不如一人之苛之之足以知我而不朽我也今夫千
古之上有禹千古之下有吾豈屬偶然而可以尋常之見相拘者
夫不矜不伐君賢之矣吾非不知之德拜善臣贊之矣吾非不

知之舞干羽而格有苗功在當時矣吾不必掩之瞻河洛而懷明德澤被萬世也吾豈能沒之但此皆人人意中之禹也非吾意中之禹也乃吾也抑景仰之深衷施刻深之臆見一若薄俗之人情聞人善則不信聞人過則津津者以與禹相執持一若修士之謙懷人譽之則不居人譏之則自訟者以與禹相上一若禹常帝升王降之會加我一言之指摘而定論遂可不刊一若禹有入聖未優之評因吾一日之苛求而聲名不能復振乃欲以間窮禹焉世必有以吾之議論為不經者曰聖人無過焉乎間諸是不知吾之所謂禹先不知吾之所謂間夫禹何人也禹而有聞必於彼於

此之際至禹尚不能泯其間即有間無所損於禹而斷斷未必無者也世更有以吾之用意為無謂者曰以間求禹非禹更當何如是不特不知盛德之禹正不諒虛心之吾夫間禹何事也禹而得間必窮搜曲指之餘至禹始僅留此間即此間益足以表禹而幾乎可以不無者也而孰意吾方萌有間之禹於意中而早有一無間之禹於言下也吾向亦知禹之無間而姑求其間之禹出人意外也而早得一不諱其間而必可間之禹仍入人意中也吾蓋曲折於獨斷之吾而見其然矣吾益權衡於服膺之吾而決其然矣禹吾無間然矣

矣此吾無間然矣

子曰焉者憐然凌應揆吾所以其然

無間之再然言不出吾向亦味焉之無間而故求其間之再出入

與不執不味為然之再五不新處心之吾夫問焉何事也再而林

昔也世更亦必為之用意為無附於白心問求再非再更當何味

此二則至為尚不計其間時有問無附於白心而後游未必然

舉原泉以明水之有本是足以概聖心矣夫仲尼之稱冰取其有

本也不應觀之原泉乎而况為水者能如是乎且天下境之足以

動至人者莫如水矣觸境而有感者至人或有所得於境之外然即

境而足感者至人豈無得於境之中故同一水也何以始如是者

總又如是繼如是者終更如是豈水之然然而能如是乎夫乃曉

然則其有漸而得所歸者其源遠而流長者也於此而悟本焉而

聖心已約畧可觀已觀仲尼之稱冰不一詞而知其必重有取於

冰也以至教之引人也每寓意於物以待天之自悟今仲尼稱冰

第八十五名泉

我僅即水以言水豈得謂之善於引伸者乎然人亦習見夫水而
不察耳試為之窮源而竟委亦宇宙內不盡之藏也夫豈必正容
而始悟歟以至理之當前也每微示其端以俟人之參稽使仲尼
有取於水吾不能詳舉夫水以明水不幾長負子之下問乎然子
亦忽視夫水而不留意耳試為之彰往而察來亦耳目前顯著之
機也當不待辭畢而有會矣今與子憑呂梁之險涉江漢之津溯
山下之發蒙望歸墟之浩瀚見有流而不竭者何以如是其混混
也曰原泉之不舍也見有抱彼注茲者何以如是其有漸也曰原
泉之盈科後進也見有朝宗不爽者何以如是其向若也曰原泉

之進而放乎海也問何以如是曰有本也使水不如是則無足取
仲尼不稱之矣物莫不貴乎其恒也動而不居者水之體惟恒能
貞之虛而善入者水之形惟恒能實之有本故也而仲尼不言也
由今思之其臨流而賞心者殆以是爾使水皆如是則在在可取
仲尼亦不稱之矣物莫不貴其久也逝而不返者水之勢久斯續
焉潤而善下者水之性久斯受焉有本故也而仲尼未發也切而
指之其即象而窮神者必以是爾然後知會心之各有合也子不
解仲尼之稱水即仲尼明言水之如是而子猶不解也何也以水
觀水也苟返觀而親切以求之安在罕譬之旨不即境而恍然有

盛德出其中大業亦出其中天道之所以純備也準天道之本然者以為學而吾學乃有以致其全學所以求盡乎人也在人者亦無一端之不備而性量可以無虧性功可以畢達人道之所以粹精也盡人道之當然者以為學而吾學乃有以搯其要若是者其惟大學之道哉吾為稽其所在則一在明明德以德之湛然於初也含於中者無不照而應乎外者無不通原德之所由來固亦朗乎其不可掩矣大人曰吾苟聽其自然吾學之所以體天德者安在哉夫學有其端焉吾有以放之而察識以為明者不可不精也學有其緒焉吾有以竟之而擴克以為明者不可不力也即其漸

焉而明與忽焉而明此中不無異候而其所以還吾性之初者要無異致也大人踐形復性之學於是而在矣一在新民以民之相漸於俗也守其故常而不以為非導以天良而亦生其感原民之所自動固亦油乎其不容已矣大人曰吾苟任其固然吾學之所以立人極者安在哉夫學有轉移之用焉吾奪所恃而進之而後濯以為新者不可不勤也學有感化之權焉吾迎其機而予之而鼓舞以為新者不可不亟也即其近焉而明與遠焉而明此中不無異境而其所以動民心之天者要無異理也大人開天覺人之學於是而在矣一在止於至善以善之會歸有極也功搯於獨而

非淺近之是圖業溥於同而非尋常之可竟奉一善以為之準固亦確乎其不可喻矣大人曰吾苟無以致其所必然吾學之所以臻美備者安在哉夫學有必赴之程焉吾不以得半自安而精進以為止者明新之所以造其極也學有不遷之則焉吾不以游移自廢而貞固以為止者明新之所以要其歸也雖其從入以為止究竟以為止此中不無漸次而其所以立天人之極者要無殊轍也夫人窮神達化之學又於是焉在矣此以知學之大者其理必正而清淨之說既虛而寡要刑名之術亦襍而不醇三者所以正學之統也學之大者其功必全而業不底於聖賢猶為小成之學

治不進於三代終非盛大之規三者所以總學之全也有志大學者又安可不審其所從入之自哉

大學之道 沈元煉

大學之章

卷末

亦又安可不審其放於人之自始
出下豈然三分益非益大之豈三皆於心
誠聖之全也育法大學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文陸中世固也又矣沈元煉第六各

聖人深贊夏王之德有以知其心之無可議焉夫聖人之心甚不
以其間示後人也觀之於禹而豈猶有可間者哉夫子所以深贊
之曰人君為一事而使天下後世一無所議者此必有謹小慎微
之至意而一時之緣飾固不得而泯其端也夫入之責備聖人也
每於其所不經意之中而聖人之求盡於當日也已預絕乎所可
議之迹則其慮之久而無可非者必其作之於前而無可易也吾
是以上下古今之為君者而不禁穆然於禹焉以禹之平天成地
也功業之大萬世猶共享其成然或者功足以創宇宙之奇而有

可嘗者乃在至無奇之處則即欲以無心之失異後人之稍為寬
假而不能以禹之祇合德讓也明德之遠百年猶想見其心然或
者德足以昭敬勤之至而其未備者容有不及補之時則即欲以
偶爾之愆異論者之無事深求而不得而禹豈其然哉天下之責
望聖主也視聖主之所以自治者而倍嚴故一事之未極其精即
無以見王心之密一端之未協於一即無以見君德之純間之所
由起誠不必於其大也乃觀於禹精嚴之意心既無可疵純一之
衷德亦無可議一若逆知後之刻求之者而一一防其漸也蓋自
虞廷以精一相傳而禹之允執厥中也固已久矣後人之尚論聖

人也視當日之親承聖人者而更切故嗜慾偶縱於微而人心之
所以危者已開其漸清明偶踈於小而道心之所以微者已爽其
幾間之所肉生又不必於其甚也乃觀於禹明備以盡其制而動
無違道之端寅清以守其中而靜無可乘之隙一若懸擬夫後之
深窺之者而一一杜其萌也蓋自帝廷以危微相授而禹之祇敬
厥德也固已至矣從來有為之主舉動每越乎尋常故不妨稍留
餘隙以供後人之指摘然為之而適見功與為之而適得過是非
之在人蓋不容誣矣禹之無憾於當時正禹之所以無憾於千古
也夫帝德之大極於無能名而君道之全至於無可議升降帝王

之說又孰得而施之哉從來小心之主行事必求其無弊故往往
彌縫闕失以俟後世之推求然有意而求之與無心而合之德業
之相懸又大有間矣禹之不敢自謂無過正禹之所以克底於無
過也夫譽隆文命史臣不能盡其揄揚而盛德配天吾儒乃相忘
於擬議責備聖賢之論又孰得而加之哉而無間之實可得而言
矣

原泉混混是取爾沈元煉第廿六

原聖人所以取水之意而知有本者之足重也夫猶是原泉也而
由不舍以至於海乃如是是惟有本者實為之矣孔子之取於水
也誠重乎其本焉耳今夫天下事未有不欲極乎盛大之觀者也
顧此盛大者既不能一日而致之而又不可終無以致之要惟即
其出之不窮者而始焉引其端繼焉循其序終焉極乎其量之所
至則恃源以往實有以積天亦之無窮而盛大之所以致誠非無
自矣仲尼之取於水也果何以取之哉夫水動機也有動而不見
其止其必有積於未動之先者矣水行象也日行而不見其滯其

必有足於方行之際者矣而不見夫原泉乎其出也甚微而其流也不息前之既往者非必俟其後而後之方來者亦未嘗有間於先也不舍晝夜原泉之所以與時偕行也乃其流也不端而其行也有常足乎彼者非必有歉於此而足乎此者亦未嘗借資於彼也盈科後進原泉之所以循途漸達也夫方其不舍也人亦未測夫混混者之何所窮也即其盈科也人亦莫測夫遞進者之何所止也乃忽焉而望洋者嘆其無涯臨流者驚其無際汪洋有以極天下之觀而浩蕩有以極川流之盛未非猶是原泉也歟而以科為程以進為度至是而遂以海為歸也原泉何以如是謂原泉之

必難至於海也則夫涓涓而往者亦自有莫可禦之勢而細流之不擇亦可以就河海之深未有海而不受夫水者也謂原泉而可遽至於海也則夫涓涓而出者雖自有莫可遏之機而逝者之如斯豈其遂極朝宗之勢未有水而能即至於海者也然則原泉誠何以如是蓋原者以言乎其有本也天下惟本之所蓄者為甚大當其寂然不動未嘗與天下爭勝於崇朝而識者早已知其源之不匱則凡所以歷之於可久成之以積漸而要之以遠大者以一本致之裕如矣有本者所為握天下至足之原也天下惟本之所發者為無窮即其一往莫禦非必與天下爭衡於旦夕而識者早

會試墨卷
天德王道之全異端時行不得而亂其真小喜近功不得而雜其
說此其道果安在哉學以盡己之性為大學不能盡己之性非學
也試思吾性中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非明德乎天予以昭昭
我承以昏昏不可也道在充其微而使之著祛其蔽而完其初大
人所謂皇自敬德建其有極者端不外此學又以盡人之性為大
學不能盡人之性非學也試思吾性中之秉質雖異厥賦維均者
非民乎操知覺之先聽萬物之愚不可也道在正其趨而變其俗
易其故而予以新大人所謂百姓昭明歸其有極者端不外此學
更以人已兼成者為大學不能合人已而兼成非學也試思吾性

中之理居其要義極其精者非至善乎有一德之未明有一民之
未新不可也道在賢之不已而希夫聖人之不已而希夫天大人
所謂成已成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者端不外此是則
作君之是作師學無二致淑人之與自淑學有同原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者此也以之為己則
順而祥以之為人則公而溥以之行于遠近遐邇則無所往而不
當者此也此之謂大學此之謂大人後之有志于學者其尚定其
規模究其分量而知所從事也哉學之蓋

賦難矣其分量而味惟其事也大學之道

新治岐

論其此也出之於大學此之謂大人對之存志于學其尚與其
論而事以之為人限公而與以之許于道也豈能無所非而不
我與以長斯之萬萬以長斯之無文為固公者此也公之為也惟
計哉之是計而學之二於成人之與自而學亦同與夫以是與之
計而論之日而論與夫此合其與與日自合其即香器不於此與限
未博不而下也而費之不也而帝夫望入之不也而帝夫天大人
中一也哉其要蓋其其非也其非也其非也其非也其非也其非也

人之子曰嗚呼無聞然矣

之無聞限固因非入之

新治岐

第八十

以無聞美夏王尚論者之獨見也夫古從未有以無聞稱禹者稱
之自夫子始是豈無所見而云然耶想其尚論之意若謂吾生之
前固甚樂乎有古人也而古人之後亦甚樂乎有吾何則前入者
後以得秩之林也後入者前入論斷之所由定也苟幸生古人之
後而不敢加毫髮之疑于古又將古人之漢反因之以不彰古人
亦安賴有是後入乎語是以吐下并載而不禁穆然于焉之為焉
也竟也無名舜也無為遐哉佛可及漢廷于隔則婦之運于此而
終王之運于此而始物穆初開事幾有則頌之勢草昧漸遠文明

有日啓之風而且天地類以平成山川類以永奠後之觀禹者莫不驚其績績漢為絕業亦孰有一之敢議其間者哉不惟不敢議其間也亦孰有一之敢求其間者哉吾則以為間也者雖聖人亦有所不免也蓋天下譽之所在即為議之所伏而見美之處恆為覘過之端且也以一時之偶失隳全體之聖而已有餘以蓋世之功補一念之愆而猶不足如是求無間不亦難乎况乎間也者亦聖人之所不諱也如以有間為無間其于聖之有間何益矣苟以無間為有間其于聖之無間也何損矣是聖人之有間固不係我人之不求而即掩而聖人之無間則固因我人之推求而始出矣

乃禹也百世而上凜執中于授受嚴理欲于危微有能而莫敢矜也有功而莫敢伐也初未嘗以百慮一失者開斯世以誇大之漸吾也百世而下考禹貢而思明德觀河洛而慕禹功如見祗台之範焉恍對文命之時焉究何嘗有大純小疵者遺吾人以訾議之端凡間之生也每生于一念之所偶忽一念之偶忽在聖人初不及覺而論聖人者即于此而乘之則有閒之可入乃禹則念念常相守也蓋真無一隙之可乘矣雖欲入之孰從而入之與抑閒之起也每起于一時之所偶弛一時之偶弛在聖人初不及防而論聖人者即于此而求之則有閒之可窺乃禹之為禹則時時常相

有臨流而賦望洋而嘆者矣至于水之流行不息者何若推行有
漸者何若澎湃浩淼浩乎無崖者何若則皆莫之察也然則仲尼
之獨有取于水者豈無所見而云然哉仲尼之意蓋在原泉矣原
泉乎其混混者乎吾見混混不舍也有如是之晝夜矣問何以不
舍晝夜也曰惟原泉之故吾見其混混而進也有如是之盈科矣
問何以盈科後進也曰惟原泉之故吾其混混而放也有如是之
四海者矣問何以放手四海也曰惟原泉之故原泉何以能如是
也曰有本故也天下有有本者而不繫聖人之思乎哉天下有有
本者而僅繫聖人之思乎哉其發也有源其盛也有流其流也可

觀其源也可念無怪乎大聖人之一與水遇心與之會志與之適
神與之遠遂徘徊而不忍去屢矚而不厭也曰水哉水哉誠有所
取而云然也然則人亦特患未明于仲尼取水之意耳誠明于仲
尼所以取水之意則凡天地之所以常運日月之所以常新古往
今來之所以相嬗而不已百昌萬彙之所以獻異而呈奇騰輝而
耀采者亦孰有一之不原于本者乎否則本實先撥而聲聞過情
則為雨集為溝澮之盈為涸而已矣宜其見恥于君子也

之列所為希賢以入聖盡人以達天者其理自有必備由今深維其道固有盡之自己者焉有推之及人者焉且有盡之已推之人而必以協于各當者焉則一在明明德也竈賦昇之始理之得於天者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夫亦何待於明而無如氣稟拘之於初物欲蔽之於後則德之明而或即於昧者當亦天之所無如何也然而其體未嘗息也是故因其所發之理而推而廣焉人心之不擾即天心之自見也因其已明之端而引而伸焉私累之悉蠲即全體之克裕也如是而德之本明者不亦遠如其量矣乎是則道之盡於一己者矣則一在親民也溯降衷之初民之得於性者

知有甚醇而行無或偽夫亦何俟於親而無如好尚之所岐出風俗之所漸染則民之性而日漓於習者此亦民之所不自知也然而其機未嘗泯也是故示之以當然之則使之回心而向化則民有以葦薄而從忠矣引之以共由之準使之順則而無拂則民有以遷善而遠過矣如是而民之共此德者不亦盡去其舊矣乎是則道之推以及人者矣雖然明矣親矣而使量有或歎非即學之猶有遺憾乎則又在此於至善也論事理之原其全乎已以及其人者理有必精而功有必備夫亦何容以不至然或凌躐以致其功或得半以卒其業則善之至而不克以止者當亦學之難以自

問也然而其功不容諉也是故極乎明德之量而必使一明無不
明焉斯懿理全而天德之新以常存也極乎親民之量而必使
親罔不親焉斯民行興而王風之新以日盛也如是而吾之由明
以親者不亦各造其極矣乎此則道之盡於己推之以及而有所臻
于各當者也是以聖功於此而全王道於此而備而大學之能事
其是矣夫大學者其知之心其由之華其之德其而無難限月亦
而其終未嘗不以是為志之心當然之限也之四心而向以限月
谷之故爾然限月之世而日漸大學之道亦月千波藻自出也
誠君子也其言無妄也夫在而為於誠而無以故尚之故知出風

子曰禹吾

大然矣

之世其勉

於誠

千波藻

第八十

論君德而得其無間王之所以並隆於帝也夫間非聖人之所諱
也然至禹則無可間矣此所以繼堯舜而立極乎且天下行事之
難莫難於聖人非慮其無以致治於一時也蓋其一舉動之微恒
足為天下後世所親效苟一有未當而治術之醇疵世運之升降
已不能不滋疑議於其際此聖人之所以難而尚論者所以深刻
讀之思也吾於堯舜而後益有懷於禹矣放勳之德未遠而親承
其休者乃在乎天成地之后彼其德不足以紹美於前則深入以
論議之端者正猶多也而禹之所為固有立於無可易者矣重華

齋風未邈而躬繼其盛者即此祇台德先之生使其治不足以並
搏於後則開人以責備之論者自此始也而禹之制行固有極於
無可加者矣由今以思夫何間然之有間之起也徃徃不始於顯
而始於微蓋共見共聞之地其表著於厥躬者不難自樹其風徽
而獨是隱微之際有一或弛其心志則已以其微也而忽之人即
於其微也而間之矣禹也平日之謹情好議德行者自飭於旦明
無斁之內而出身加民其合顯微而盡善者令人共仰王事之精
深也而欲滋其非議之思焉夫安從之間之生也徃徃不於其巨
而恒於其細蓋大經大法之垂其慎持於綱紀者不難自端其行

誼而獨是小節之末有時不閑以執物則已以為細也而畧之人
即於其細也而間之矣禹也夙昔之凜性天戒佚欲者已裕於事
為未起之先而立心制行其統巨細而咸宜者令人共樂王猷之
正大也而欲生其指摘之端焉夫何有矣儒者深尚論之懷可自
我而贊其功亦可自我而定其過則開亦尚論之所有事也至於
禹而贊頌之餘若有見其功不見其過者殆以為精一之至當焉
故不矜不伐直使帝廷共嘉其盛德而後知其心法之所傳者微
耳君子有論世之識指其是而古入服焉即摘其非而古人亦服
焉則間亦古人之所心許也至於禹而揚厲之際若有見其是不

益風未邈而躬繼其盛者即此祇台德先之生使其治不足以並
搏於後則開人以責備之論者自此始也而禹之制行固有極於
無可加者矣由今以思夫何間然之有間之起也徃徃不始於顯
而始於微蓋共見共聞之地其表著於厥躬者不難自樹其風徽
而獨是隱微之際有一或弛其心志則已以其微也而忽之人即
於其微也而間之矣禹也平日之謹情好議德行者自飭於旦明
無斁之內而出身加民其合顯微而盡善者令人共仰王事之精
深也而欲滋其非議之思焉夫安從之間之生也徃徃不於其巨
而恒於其細蓋大經大法之垂其慎持於綱紀者不難自端其行

謹而獨是小節之末有時不閑以執物則已以為細也而畧之人
即於其細也而間之矣禹也夙昔之凜性天戒佚欲者已裕於事
為未起之先而立心制行其統巨細而咸宜者令人共樂王猷之
正大也而欲生其指摘之端焉夫何有矣儒者深尚論之懷可自
我而贊其功亦可自我而定其過則開亦尚論之所有事也至於
禹而贊頌之餘若有見其功不見其過者殆以為精一之至當焉
故不矜不伐直使帝廷共嘉其盛德而後知其心法之所傳者微
耳君子有論世之識指其是而古人服焉即摘其非而古人亦服
焉則間亦古人之所心許也至於禹而揚厲之際若有見其是不

見其非者殆以為執中之不踰焉故臯賡益贊直使廷臣共揚其
盛美而後知其危微之審端者至耳此其所以總堯舜而立極於
千古也與外直動帝與共處其終意而勉其心以之於斯者
其所以贊成之錯容亦具其心不見其與帝故心無一之至當
其所以贊其心亦不自若而其子曰禹吾尚能于水藻也至此
五大山而始至其於水之與藻夫何有矣謝晉彩尚能之對何
以不述之夫而止心歸其與耳既而為宜者今人共樂王猶之
明亦其然也山而關之矣與山風昔之與和天海於海者以故
其所以與小體之末亦前不關以歸於心以歸於心也夫入

原泉混混

取爾

千百藻 第八十

聖人之有取於原泉也聖心之所重惟其本也蓋使原泉而非有
本也亦何能混混以放四海乎故本惟原泉有之亦惟聖人能取
之耳孟子以之告徐子也曰甚哉聖人之教無在不欲與學者共
明其意也即偶觸一物而目之所覩即為心之所會心之所會即
為理之所通在當日臨流之際亦不自言其何故而由吾深會其
微有足與學者共明其教思之所存矣予今者以仲尼之稱水是
問夫仲尼誠非無取於水者也然仲尼亦非樂有所取於水者也
亦思水必何如而後足以動聖人之取哉予嘗驅車龍門之勝自

覽積石之奇以及夫岷山桐栢之所注三澗大別之所歸而知奔騰之有其不息也流行之有其各得也汪洋浩瀚之有其朝宗也有一非水乎而誰則能知之乎誰則能即水而悟其所以然乎乃今紬繹夫聖人取水之意而不禁有得於原泉矣今夫水之波流而湧出也觀之者或疑其易盡而原泉何有盡也浩乎莫禦初不見有易竭之形則以為混混不舍晝夜者如是且夫地之壅遏而莫達也言水者或嘆其難至而原泉何弗至也洋溢四達絕不見有或阻之勢則以為盈科後進放乎四海者如是如是者固非無以致之而然也如是者果何以致之而能然也亦曰有本者之故

天下惟積之厚者其所發為不窮耳有本如原泉是誠積之克厚者矣而碩謂其發之有窮也吾不為原泉信也天下惟蓄之深者其所施為不匱耳有本如原泉是誠蓄之既深者矣而猶謂其施之易匱也吾如原泉當不任受也夫乃得曉然曰聖人之所取其在是乎原其崇本重實之意久欲與學人相迪於甚深乃觀於水而若有以會其意也足此通彼已見循途漸致之詣則神明契之自不覺其贊頌深之矣推其敦本尚質之隱久欲與吾黨相引於淵通乃觀於水而若有以洽其隱也循序漸進可悟下學上達之修則觸類通之自不禁長言係之矣然則仲尼之取水非是之謂

不講哉明明德其意也惟皇降衷厥有恒性其具衆理而不遺應
萬事而不惑者吾德本至明耳故即以庸愚一念之清擴之皆足
以復性亦可知德之本明者雖當氣拘物蔽之餘而其體原未嘗
盡息也道在有以明之以啟其端以引其緒本吾學以精其識而
即致夫剛健之力必務復乎昭朗之初大人所為先天下而立體
者此也而推是德以及人則親民其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
作息而自安自用而不知者民德本自親耳然或以風俗波靡之
日久而溺之遂習於頹愚亦可知民之不親者非閔降才負予之殊
而其俗原無不可轉也道在有以親之以更厥始以圖厥終即吾

學以振其隋而即遂其分願之同以務革乎習染之舊大人所為
合天下而致用者此也而盡乎明親之量則止至善其一也惟皇
作極惟民歸極故與天合德而不違與俗維新而不蔽者至善本
如是耳特慮以修己治人之小效詎然自盡於半途則明親之非
其至者未窺天德王道之全而其繼且流於旁雜也道在有以止
之盡性以至命鼓舞以盡神懋吾學以赴其程而即致夫貞固之
操以安處於不遷之宅大人所為兼體用而盡善者此也學成於
獨而功溥於同祇求全夫心理之同然而異學之虛無不得而參
其說大人之學所以德可久而業可大也道無物我而詣極精微

會言學卷
祇實盡夫事理之當然而為學之徇名不得而窺其似太人之學
所以內則聖而外則王也學者誠務乎道之所在庶有以正大學
之統而廣其傳歟之乎大人所為兼備用而盡善者也此學也於
此也則心正而身修以盡其善而明其德夫其固之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其也也夫聖人與王並之全而大學之道也李景迪

子曰禹吾

李景迪第八十

聖人美夏王之德將以著其事也夫閒生於有所偏而無閒者則
至純也夫子以無閒然稱禹非欲實著其事哉今夫聞聖人之名
而遂不敢議之此亦過於信聖人者也夫聖人苟有可議之處亦
不辭後人之議之也而惟是由聖人之心以擬議聖人之德使非
實有以知其故將稱之而失實者亦無異畫言以招過也而聖人
之德不愈無以見乎古聖類多卓絕人倫之處然而多見其偏未
能見其全也則德之不純可知也而後世之論之者其端即開於
此矣前聖各有流風及後之功然而各臻其極若泝統會其極也

則德之不純又可知也而後世之責之者其基必始於此矣乃欲求一至全而不偏至極而無加者豈不難其人哉而夫子之贊禹也則曰無閒然者何哉禹承二帝之後則繼統匪輕是以當日者精一之旨傳於虞廷其紹往開來實有不能自己之功懷襄之害時切方殷其極溺救民尤有不敢自暇之事使於此而稍有微瑕豈能絕後人之指摘乃禹則有功而無過即欲加以刻責之辭而不能也抑何有幾微之或憾耶禹開三王之始則肇基實難是以當日者翁受之謨贊於颺拜其自始迄終皆本於兢業無逸之心昏墊之勢時維方盛其推己及人愈有不敢稍怠之志使於此而

畧有偏端亦足滋後人之口實乃禹則有純而無疵即欲施以責備之論而不得也抑何有纖悉之或失耶夫閒每起於彼此之相形全乎彼而畧乎此則可憾之端即乘於所忽故讀古聖之書者非不有求多於古人之處獨是禹也循其迹以觀之固已絕迹而存神也而又何閒也閒每生於大小之相較嚴於大而縱於小則生平之累即存於細微故觀古聖之行者非不有苛與於聖人之心獨是禹也即其象以求之愈覺離象而觀化也而又何閒也惟由其日用居處之常而推之天親民物之大殆有無在不合於中者也其無閒也亦惟其中而已矣

其出也亦斷其中

曰其日曰其夜之常而然天子曰禹吾大啟李景迪不合於中

其出也亦斷其中

其出也亦斷其中

其出也亦斷其中

其出也亦斷其中

其出也亦斷其中

其出也亦斷其中

其出也亦斷其中

原泉混混

取爾

李景迪 第八十九名

推聖人取水之由而知有本者為可恃也夫水之不舍晝夜者以

原泉也而必由盈科以及於海則進之有漸而歸於有極也夫子

之取之也豈無故哉且吾嘗曠觀於無窮而知其出之不竭者皆

其藏之而甚厚者也使第就其散殊者以觀之而不邇其所從來

則其所自出之原亦易量矣惟循其漸以觀之於其極乃知其非

無自而然而聖人之咏嘆良有以也子欲知仲尼之取水乎試觀

之水之原泉乎原泉之在中也蓋靜存於不見之地豈必發洩為

而乃徵其性之純然蓄之既有其原自引焉而有漸及之勢是誠

有掩之無容掩者矣原泉之其足也蓋淡漠於靜密之中豈必彰
顯焉而乃微其量之全然藏之既有其本自流焉而有盡呈之蘊
是誠有過之而無容過者矣吾見其原泉混混也其不舍晝夜也
朝如斯焉暮如斯焉其出之無止息也水之性蓋亦有不能自己
於動者也人之見之者亦曰何其不舍晝夜而日日如是也月月
如是也且終古而不息也至深察夫其中而不禁有恍然者矣曰
此其出之有本者矣吾又見其盈科而後進也行有序焉進有漸
焉其入之不臘等也水之性蓋亦有不自知其然者也人之見之
者亦曰何其盈科而後進而習之如常也行之不越也且悠然而

不激也至靜思夫其故而不覺有釋然者已曰此其出之有本者
矣吾又見其放乎四海也出不窮焉流不竭焉其浩渺而無際也
水之性蓋亦有不能自止者也人之見之者亦曰何其放乎四海
而時之無禁勢之莫禦也且取用之而不竭也至推邇夫其由而
不覺有快然者已曰此其有本者蓋如是矣惟其有本是以出之
不息行之有漸歸之有極也聖人知之矣故觀覽之餘不覺悠然
思喟然歎也其取之也是之取爾苟為無本則盈者不足恃也而
壑而立待也又何亟稱之足云乎由是本而推之又有不獨水為
然者矣

原泉混混 李景迪

大學之道 止於至善
 合人已而會其極 大人本天之學也 夫明德新民止至善 合天已而會其極者也 大學之全功在是不可見大人本天之學哉 今夫人生之者天也 成之者學也 然學而不本於天 則內而失已 外而棄人 合內外天已之間 而卒無一得 而欲為天地立心 為民物造命 極純粹以精之詣 而無不醇不備之憾 烏吾有以知其不能則甚矣 學之不可不講也 在昔聖王立教 有小學以安為子 為弟之常 即有大學以隆作君 作師之極 夫人而欲從事於大學 有學之體 焉有學之用 焉有學之歸 焉 是豈無其道哉 其道維何 一在明

大學之道 止於至善
書三房戶科給事中王
 蔣正肇 第九十
閱薦

明德惟皇賦畀之初德固有純而無雜者也無何而氣以拘矣無何而欲以蔽矣然而本然者無時息也大人是以有繼天立極之學焉因其本然者而微者使之著偏者使之全暫者使之貞俾本明之量與天而同體而學莫大於是矣一在新民上帝降衷之始民固有同而無異者也無何而風以澆矣無何而俗以漓矣然而各足者未之絕也大人是以有法天致治之學焉因其各足者而積染者啓其蒙知非者披其力怠佚者振其終俾日新之機與天而同用而學莫大於是矣一在止至善繼善成性以來明德新民各有事理之極也無何而安於小成矣無何而狃於近功矣然而

當然者莫之違也大人是以有與天合撰之學焉循其當然者而未至而預圖之將至而力赴之已至而堅守之俾至善之止與天而同歸而學莫大於是矣吾於是而知論學者之無務為異說也百家競起以來言學者屢變矣高者好言虛無卑者侈談咕呶又其為說多汗漫而不可為與要抑知大人之所以為學者不外此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夫誠本此以言學則成已在此成物在此合人已而同歸於大備者又在此而異端曲學不得進而泰也而學之統以正矣抑於是而知為學者之無驚于他途也正學失傳而後為學者屢遷矣始為樂于清淨繼為流于刑名遞降而害中

于人心風俗抑知學之所以為大者不過此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圖夫誠本此以為學則內聖有道外土有道統內外而胥底于粹精者又有道而性命經濟由此其日隆也而學之傳以廣矣學者可不務知止哉

大學之道

蔣肇

夫至誠而後能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大學之道也

子曰禹吾

蔣肇 第九十

夏王無閒之可議聖人極贊之而若有餘慕焉夫聖至於禹即有間亦極隆矣况無閒乎子之穆然於禹也思深哉昔夫子尚論帝王而見堯之無名舜之致治文武之才德交盛因不禁繫懷于禹也曰帝王行事策不絕書然其可傳者盛德大業而已至幾微之際徃徃畧焉故有遺行可以信千秋而或一二端之偶忽遂使論古者不免於此有微詞焉若是者所謂間已夫間也者摘其瑕而訾之之謂也人雖至愚而欲摘人之瑕以訾之則甚易况夫平陂徃復天亦時有成虧也水潦高深地亦時有險阻也聖人之大端

雖無可議而或者偶爾之間少不及持保無有一端之未善可求
後人之訾議者乎獨至于禹吾何無間然矣千古備道之聖無時
不慎乎其微而或制防少有不及畢世遂成缺畧也缺畧成而間
生焉矣乃至子禹譽隆文命而精嚴過下士焉擬議之無從一若
逆知千百世下之推求不恕而預為之補救無缺有然也而間何
有也聖心嚴翼之至無事不謹乎其幾而或精神有所不足後世
遂開遺議也遺議開而間存焉矣乃至子禹功歸永賴而細行罔
不矜焉刻責之無由一若預知千百載後之尚論儒生而先為之
不留遺議有然也而間何有也是非禹果有間吾不敢為之議也

夫聖人行事安所得百全之行而居之假令必求無毫髮之恨于
古人而後謂聖是必彌縫萬古而後可也而禹不然也純然無累
者亦粹然無疵明德之垂卓然千古而已矣抑非吾果可間吾必
欲為之諱也夫吾人論世安所得無過之人而論之假令必求無
幾微之累于古人而後論聖是必雷同附會而後已也而吾于禹
不然也恕之無容恕者亦苛之無容苛尚論之餘畢然高望而已
耳蓋帝升王降之說特運會之適然而其實聖人之體天道而盡
人事者何嘗有升降之別帝德王功之論亦祇後人之臆測而其
寔聖人之謹且明而嚴幽獨者何嘗有功德之分吾蓋嘗讀禹謨

水之勢不如是其莫禦也意者有取于是乎然而莫禦者水而非其所以為水者也則以水亦不自莫禦止也水有原也原有泉也其積之也至厚其蓄之也至廣其涵之也深遠而莫測殆混混然由是而之焉其不舍也有其程焉其盈科也有其候焉其放四海也有其要歸之境焉水乎水乎不如是乎不能也由是而進焉有其程者不容躐焉有其候者不容驟焉有其要歸之境者不容以旁鶩焉水乎水乎不如是乎不得也無他有本故也然則人之取水務求其可繼原泉則可繼矣有源而溯之有流而觀之往者方往而來者復來何自而憂其窮也夫水至不憂其窮如是其可取

乎否乎抑水之見取於人務求其可久原泉則可久矣積之而莫測其端出之而莫窮其緒其來也一如其所既往其往也一如其所方來何自而虞其匱也夫水至不虞其匱如是其可取乎否乎所以當日者吾夫子覽清澗而興探本之思臨清流而切望洋之慕蓋以精進為不舍以漸進為盈科以深造為放海而以蓄積為原泉積乎中者流乎外養之裕者道自通觸類而相感不禁為之三歎不置也有本者如是是之取耳苟為無本尚其鑒諸原泉

原泉混混 蔣肇

成均之中九期與天下之人共復其性共達乎天而又必其功有
不可以一蹴至者於是乎有循途而進之友焉若自是有路之可
適也坦坦乎其正必直也是萬世所當共遵也昭昭然其不可易
也夫是之謂道也而其道果安在哉蓋天之命於我者厥惟明德
寂然不動之中而有感而遂通者萬理同原而萬事即因之為裁
制夫豈本有不明者哉乃自形生神發而氣稟之偏既限之於生
初而情欲攻取復不能不動我於志念之微則明者有時而昧矣
究之有時而昧者必無時而息道在有以明之因所已知而益擴
其所未知久之而所知者日進於高明由所已知而益擴其所未

能久之而所能者日積於光大道之所為立體者此也天之命人
無異於在我者厥惟生民芸然並生之內而有懿好彼同者貴賤
雖殊而賢愚不因之而迥別夫非原無不新者哉乃自運數遷流
而世會之分既聽之於時變而知誘物化復不能不徵逐於習俗
之移則新者有時而敝矣究之有時而敝者必無時而昧道在有
以新之戒之董之以期其改過則遠罪者日去其非輔之翼以導
其遷善而順則者羣安其化道之所為致用者此也至若天之流
行於物我之間者統明與新而皆有所謂至善隨時變化之中而
有至當不易者權雖不可以執一而理無不可以精揆夫又為往

而不見所當止哉乃或學術未純而獲半輒足既自域於中衰而人心風俗又安望共躋於熙皞之盛則善之至者何日而臻乎碩雖未易驟臻也而又必不可不以不臻道在各期於止之以言乎成已則仁至義盡而功能必合乎易簡以言乎成物則禮陶樂淑而治象必進於雍和道之所為合體用而必要其極者此也以此為學是大人之學聖功之所以隆也以此為治是大人之治王道之所以備也蓋自唐虞三代以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者其道總不外此此之謂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 朱斯裕 天之命

子曰禹吾 然矣 朱斯裕 第九十一名

聖人深契夫夏德而歎其無可間焉蓋以子而求禹之間宜若可得而竟無然也禹德難隆不得子言而益彰哉想其意曰論古人者不深觀乎古人之微而第附會成說或以其德為已盛也或以其德為稍賤也此皆於古人毫無所加損而徒覺我神智之淺何也為其未嘗以心窺之而探乎其隱也乃至相與窺之竭在我之心思以與古人相研極即欲求以幾微之瑕隙而無從而乃深服其臻此之不易耳若是者吾嘗得之於禹建宇宙之大功者其才智有餘則學問或有所不足吾之於禹不敢以是心待之然又不

敢不以是心待之也夫庸人好諛人之所長而君子樂攻己之所短此在修士且然而况於禹乎創古今之奇業者其猷畧過人則隱微多出於自恕吾之於禹不欲以是意測之然又不欲不以是意測之也夫君子之待人也固輕以約而其責善也必重以周雖於賢者猶然而况吾之於禹乎此吾之所為必以間求禹也而禹顧何如者從來問之開也每起於人心之危使禹有一念焉自矜其功伐之心謂吾能為天地平缺陷豈尚虞吾身有缺陷之處則必任情以自適是即指摘之所自授矣而禹無是也其功彌崇者其志彌卑人即欲以不妨有間為禹寬而禹正不樂受人之寬也

夫固預絕乎指摘之端矣從來間之生也亦或起於道心之微禹苟有一念焉自佚其祇台之意謂吾能為民物勤補救而寧皇於吾身致補救之勞則或踈畧以自縱是即罅隙之所自啓矣而禹不然也其業益廣者其心益密禹方且以惟恐或間者自惕而又何致後人得藉以相惕也夫固早泯其罅隙之迹矣是故生古人之後而偶發一事之失以相規則言之者無過而聽之者足以戒吾亦何必於禹致其護惜哉乃不煩護惜而明白正大之衷益覺昭然於千古是則吾之所深懼者也當險阻之世或偶貽纖悉之憾於厥躬則為功者既可法而為過者亦不必掩禹豈必預為之

防而致其彌縫哉乃無煩彌縫而精未依執之傳真堪上質夫二
 帝是則吾之所神往者也蓋吾之穆然於禹者非一日而其反覆
 於禹者亦非一事而要之吾無間然其大較也請進而詳擴之意
 之於西則發一事之夫心跡歷言之昔無與而諫之昔以心迹
 向遠射入卦辭心跡歷言夫固早知其靈漸之也矣是故古之
 不然也其業益變其心益密子曰禹吾新也朱斯裕自謂為文
 吾良運漸於之發以迄於聖心自維其明靈漸之也自故矣其
 海內一談自夫其跡台之發階吾始與月跡歷言其西事與於
 夫固所歷年節跡之跡矣其來問之生心亦迹跡然其心之跡歷

原泉混混於取爾而來首曰然古也朱斯裕第九十

歷指水之可取而知有本之是貴也夫由不舍而漸進以至於海
 者非原泉之有本能如是哉知仲尼之所取在是則學者之所法
 亦當在是矣孟子曉徐子若知凡物苟有可觀皆有可思苟有可
 思皆有可喻聖人之寓意於物意原不在物也而其所寓之意則
 已莫顯於是物乃其物且在天地而卒莫之悟則亦還即是物之
 流著於當前者為之原其始觀其繼要其所終極而深思所以致
 此者故則聖人之意明而學者之意亦何以興矣子不知仲尼之
 所取於水盍仍即水觀之今夫水生於天一其為類名之不可勝

名也由於地中其為數紀之不可悉紀也而吾於其間有其可者
而觀之則莫如原泉自其大者而言之則莫如四海海也泉也其
巨細固迥不相侔而道里復遠不相及以泉而視夫海則必適適
然有望洋之驚矣謂其終身學焉而不至也以海而臨夫泉則更
浩浩然動其觀止之歎矣謂如以蠡測之而難窺也安在泉之可
達於海而海之不棄夫泉也哉然而泉之不達達於海者泉固安
其細流淺近之常而泉之終必達於海者泉實有其克周莫禦之
勢何也原在故也惟其原也故其混混然出之山下而流行不竭
者常有以相續往者方逝而來者已繼也終古此晝夜終古此不

舍一若有自強不息之機也者自是而水其進乎而水不驟進也
流行坎止水之性也有科焉積之厚而始流自是而水或不進乎
而水已逼進也滿而必溢水之情也苟盈焉自由此而達彼蓋原
泉之循序不迫也又如此而由是乃得放乎四海以為歸浩乎極
天下之大觀而靡有涯埃也茫乎莫知其畔岸而靡所紀極也此
雖海之不擇微細以就其深而孰非泉之恃原而往以竟其委哉
向非有本者曷能如是而吾謂孔子之所取於水者夫約以此然
則聖心之所契於水者蓋湛微矣以涓滴之渺而積之可臻於海
若而其間之由淺幾深有微至著者曾不得躡等而期焉而莫非

一本之所積此理自在臨流間而本莫之察也能不動其水掃祭
 川之思也哉抑聖心之所喻於水者又甚顯矣以浩瀚之形而溯
 之惟始於杯勺而其間之積漸不已且又靡倦者曾不得半塗而
 廢焉而莫非於本之所流此理又在身心內而本莫之悟也能
 不示以先河後海之義也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源泉者其聖
 功之所自養乎也又由北而由其北而於平四處以無疆於平
 而水已盈也而必溢水之計也皆盈氣自由品而致於蒸氣
 而升於上水之卦也本探言源泉混混而自來斯裕道不盈乎
 會一榮亦自蹇不息之難也本自是而水其盈乎而水不盈也

易無其學之遠得故至善

易三房吏部驗封司 雲中官 第九十
 即中張殿 閣薦 二名

大學有要在合人已而協於極焉蓋學兼人已以為量者此而非
 造其極焉不可此明親止善所以為學之至大而聖經首以此垂
 訓也歟今夫聖人出而明道覺世於是學之統以啓焉人苟不學
 固涉於有棄而或者自小其學則亦不足以希天抑思無蔽者已
 性之所以盡無我者物性之所以裕而無息者已與物之所以要
 於成使稍有不備不純之憾亦豈古聖人所以一天下之趨者乎
 吾試以大學為起不告之夫夫學何自助乎自昔聰明時人之聖
 澤有見於物我子原之理而知質無智愚皆可借之大道是故仁

義之良君師之統所以立人極而無私者懸其旨於學宮而使顯
愚之衆亦得自傲於聖賢自昔建極綏猷之主深有見於成不獨
成之義而知位無崇卑皆可迪以懿訓是故五事之協八政之修
所以建皇極而協於一者廣其義於成均而使愚賤之倫亦得近
先於天子是蓋有道焉古聖人所以教人希天之方也而果何在
乎一曰明明德邈夫受中天地而有德其靡然皆備者本有靜虛
之量其昭然有覺者本具因慮之宜而惜乎人易失其本然之明
也然而歛息之際每自見其心慮感之交每自呈其緒則明之不
患無其機矣爰取諸復焉以返其昭明之體務有以自化其愚柔

而昭融者不至囿於氣也務有以自捐其攻取而澄瑩者不至移
於習也學之所以體天道而大其體者此耳一曰親民原夫物與
元妄而民各有其德其沉潛高明之不一者分之所以殊其天命
民懿地略泥者理之新故一而惜乎彼之不能舍舊以圖新也願
思我之萬物一體者本不得而私之民之各正性命者亦不得而
岐之則觀之不聽無其具嗟爰取諸革焉以迎其自新之機予之
以飲食教誨其防神之振勵以滌非也亦之以蕩革正直之路使
之鼓舞以遷行也學之所以法天治而夫其用者此耳一曰正學
善原夫繼善成性而溯新各有其至與存與幾之詣非可以曲學

有安會極歸極之治亦不得以休有息而惜乎世之止諸其所
者寡也願雖在下學亦可進於神化雖在薄俗亦可進於熙皞則
止之不患無其自矣爰取諸君為以希夫安止之請議道自已而
緝熙無數者必與天地而相似也建於民而永底民生者必與
帝廷而調燠也辨於新以順天則而大其成者此耳然則從事大
學者其可以不知要地哉

元子亦身各存其辭其此皆高仰之不一各介之於心然其天命
於晉少學之辭心豈天哉而大學之道此耳一雲虛實氣夫此也
而深燭者不至固於庸也徐而心自附其效取而益登者不至

子曰禹吾...然矣...雲中官 第九十 二名

聖人深美夏王之德而見其無可間焉夫間亦人所未易免也而
禹則自無得而間焉非甚盛德孰能幾此乎夫子尚論百王而獨
舉禹以立極也曰吾人盱衡往昔往往欲怒以論賢流而苛以繩
聖人蓋其一二事之足稱於世者彼誠不足以當吾人之苛論則
但真論功而不必論過可也而獨至聖人之行事每不憚合其生
平要其終始而竊以求之然則人而苟得間於聖人要亦不足以
損聖人可知也乃吾獨有異於禹焉夫禹以一身而際帝與王之
間則盈虛損益之際天時不能無遷流人事不能無升降指謫之

所以易滋也且禹以一人而兼乎官與家之局則道德功名之會
前或疑其非淡泊明志之素後或疑其非貨力不私之意物論之
所以易起也若是則禹之易於得間宜也而禹則不然聖賢之所
以居心者敬焉也耳夫才智之主其網維所布亦足以塞羣望顧
於大者謹之而於微者則忽之彼惟敬有所不足則精神不足以
周乎其餘也如是則難於責備易加之地事事而為之備而不知
後之間之又有出於所備之外者矣乃吾觀諸禹而竊嘆堯典之
詞以欽始益稷之謨以欽終而禹也真能得其心法者也聖賢之
所以宰世者中焉已耳夫踈濶之主其經緯所昭亦足以協人情

顧就一事求之則有專善合他事證之則無兩美彼惟於中有所
乖故權衡不足協於至當也如是則難於擬議易生之處事事知
所謹而不知後之間之又存伏於所謹之中者矣乃吾觀諸禹而
竊嘆允執之傳始自文祖精一之旨蓋自神宗而禹也真能承其
道法者也故凡善於論古者叅伍焉而後知其失亦惟叅伍焉而
後知其善論禹而求其可間此非叅伍不能知也不然有但震聖
人之勛名而遂忘聖人之精密者矣抑凡善於立德者劑量焉而
後成其美亦惟劑量焉而後絕其弊禹之德而至於無可間此劑
量之所以得其宜也不然則有豐功偉烈足以服一世而薄物細

故不足以治一國者矣甚矣禹之不可及也功蓋萬古澤潤生民而所謹凜者惟此敬小慎微之意史臣不及窺簡冊不及載而所慎持者即在入道危微之介是可得而徵其實矣

子曰禹吾自中官也雲中官也真中官也

其源泉混混取爾非本而可以出也

第九十

源聖人之所以取冰者極識重本之意焉夫取冰而莫不貴有本焉被冰非源泉而何以能出不窮而進有漸以至於海也聖人取冰之意何思矣且取冰而有備之甚富藏之甚深而特出之不窮會歸有自者孰如聖人之心體乎乃有以心之所觸於目之所擊而深禁其習流連之致此其寄意者固非在尋常寄賞之外也

者物數之所以消長也而源泉之在天地間地以合視昔而未嘗見其勃焉而興則以後視今而亦未嘗見其忽焉而無固盈虛之數兩有所不居也無地其源裕焉耳而獨不現迭浩浩者其勢耶湯湯者其機耶既而不盈者其性拽諸尾潤者其歸耶其蘊含而裕象說也必仁其周流而無滯也必智其進而必循其序也必禮其朝宗於海也必義其行乎當行止乎當止而不失其常也必信君子於此可以識本焉木之於於天下者造此也所以相生而不窮也而水之於此於此中者則百川之所以東注而不息也哉自其原泉以匪數海觀之藉非有本而何以出之不彊如是也藉非

有本而何以進之有漸如是也藉非有本而何以會之有歸如是也而吾乃恍然於仲尼之有取於是也蓋取諸畜也想其寄懷於出地之泉而見夫資深者之若逢其故也習坎者之存至不驟也此非大其所畜不能至是也久其畜而後達固不能倖於未然然久其畜而必達亦不能阻於將然天下之富有而自具日新之機者蓋如是矣是則誠可取矣而吾又知仲尼之有取於是也蓋取諸恒也想其徘徊於川之方至而見資深者之無所或窮也習坎者之終得所歸也此非恒於其所不能也恒如是而不已將損其故以益其新且恒如是而不已將新日生而故亦日達天下之居

所而有裕能遷之用者蓋如是矣是則誠可取矣不然激溝瀆之
水而欲使之放海吾知其必不能也而謂仲尼亦將取之耶

原泉混混宮木雲中官日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此段大其高不語生其

大學之道

一節

易一房翰林院檢
討管 瀨閣薦 陳人文 第九十
三名

大學有全功統舉其綱以示人焉夫學以無所不統之為大也合
明新而土至善道固萬世為昭耳聖經謂夫昔先王之造士也聚
天下之人材於學校之中使之明體而達於用深造以底於成非
沾沾焉為誦說之具文而已也自聖學微而從事於學者或專已
而遺乎物或徇物而忘乎己又或者苟且以就行乎得半之塗而即
援之以自足皆無與於先王俊秀之旨者也試與言大學之道堂
庠術序皆學之地而正之以大學則盡君師之統而可以驟帝而
馳王者固合百代而同揆公卿皆學之學之人而統之以大學則

定授受之宗而所以希聖而希天者又貫百家而一轍此其道果
何在哉於天之賦於我者而承天以盡其性則有明明德之學焉
虞聖之體宰於一物立交之初而運於萬感畢乘之際即智愚異
稟物欲交侵而性之隨境而觸者莫不有端之可尋此帝降之所
以不絕於人心也明之者去其所本無則善反而見天地之心焉
而氣質其漸移矣全其所固有則積累而獲萬善之集焉而物則
其皆備矣微者使之著偏者使之全道之所為成已者在是爾於
人之同乎我者而推己以及夫人則有新民之學焉知覺之倫各
有可與為聖賢之資而特未造於從善之路即習尚不齊淪胥莫

挽而情之率性而出者莫不有機之可引此蒸民之所以共好乎
懿德也新之者鼓舞以振其志則生養遂而教化興物行昭而耳
目一矣優游以俟其成則歸道立而善人多心志定而風俗移矣
賢智者使之踴躍以從愚不肖者亦使之服習而不倦道之所為
成物者在是爾苞物兼成而大學之道其全矣乎雖然使業安小
成而無與乎參贊位育之盛志隣奇異而不足以及與夫德王道之
純則德何以復於初而民何以會於極哉有至善焉不可以不止
也善散於天下之紛非有成迹之首猶正之者必各循其分而前
後不襲於後常善在乎天下也其固有典要之可師止之者務造

協其宜而變化不喻乎規矩則觀我之生而純粹以精觀民之生
 而四方風動道之合也物而成宜者又在是矣蓋學不務求其實
 則必有窮大失歸之憂惟體天之命益於終斯業廣功崇不
 於俗學之馳騫抑學不規乎全則將為而進無餘之業惟內懋聖
 功也極外昭正事之隆而經友致遠不同於曲學之拘墟也大學
 者其知之乎則聖心於愚不肖皆在對之服習而不辭直之
 自一其數指心於其外限觀而立而善入於心也夫亦風俗
 變而山澤之管趨接心於其大學之道進而陳介與也計即而耳
 雖已前之率動而出皆莫不肖雖之下而此蒸另之說心共致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而人主其長其與未嘗陳人文第九十

三名

窺聖德於微無所容其議也蓋間不於其大也禹則并其間而無
 也至哉禹乎所由繼帝之終而開王之始乎夫子以為儒者生于
 載以下而有進退百王之思往往寬以責中材而刻以繩聖主何
 也中材動而多過則第於過中求無過焉而亦可以寬其責也若
 事事期於無過此固聖人之常而或者幾微之際猶有餘憾後人
 遂即是以繩之謂是為大德之累也此間之所由生也夫論人而
 祇求其間斯已得其全體之善而第微窺其檢察之疎且為君而
 僅予不以有間文已超越乎今古之為而幾幾乎有有全之行乃

吾上下千古而尚論夫禹則何如者禹之時五行泯陳天留其缺
下民昏墊地伏其愆是天地猶予人以有間也而禹也叙洪範於
九疇既以人事補天事之缺慶安瀾於四乘復以且道維地道之
愆功大者未必出以小心業廣者不克行以鎮密則間其所不免
乎而禹則無是也禹念夫危微之戒授於帝廷而人志道志之所
發揚者其端不必在大也嚴於大而畧於小則一念之好惡即為
理欲消長之幾執事之傳錄於帝命而惟精惟一之所由行者其
理不必在顯也謹於顯而忽於微則外事之盈虛即為有過不及
之謬吾以想其存心也審焉人主謹身寡過未嘗不抑志以御天

下之紛而制防過甚精神常有所不給則無心之失即伏於有心
乃禹之矜伐不形者未嘗稍釋其憂勞而隨事致詳不留一纖悉
之微以累其光明之體史臣珥筆而書之亦以颺其烈耳至其神
明之粹以精者固有溢於頌揚之外者矣吾以服其盛德之至焉
人主酌盈濟虛亦或慎持以歸於中正之域而化裁有意權度未
必其盡神則勉然之合終遜於自然乃禹之祇台厥德者不必委
曲以求全而因心順應自有一至當之則以施其經緯之宜後人
多方以測之欲以乘其隙也不知學問之純以備者蚤有絕其擬
議之端者矣吾無間然矣帝升王降之說祇以感運會之遷移而

指摘之所不得加者直繼美於民無能名之盛入聖未優之論愈
以顯夏后之憂勤而淵源之所以相合者無非天下不與之心則
試疏觀其軼事而間焉者無有也

子曰禹吾
陳人文

原泉混混
取爾

陳人文
第九十
三名

聖心有本遇水而適相合也夫天下事孰不貴於有本乎水惟有
本是以取之不可於水而知聖心之本耶且天下之物以無心遇
之其來也不覺其何以來其往也不覺其何以往物與我兩無與
也一觸於有心者之目遂覺天地間之來焉往焉者皆如是物也
又若天地間之來焉往焉者不皆如是物也而流連感嘆之意有
溢於語言之外者矣子欲知仲尼之所以取於水乎吾嘗想聖人
之心而知其立體於外者藏天下之至深而查乎莫可測也其達
用於外者周天下之至廣而浩乎莫可圍也蓋聖心之淵然有本

也久矣維水一物耳忽焉而動於中忽焉而形於口此其意未嘗明言而不啻言之矣吾知其必於原泉矣凡水皆主於動而原泉則雖動而不離於靜不見其徐也亦不見其疾惟以流行不息者昭然示人以誠中形外之符凡水皆主於散而原泉則雖散而復歸於聚有所由始也即有所由終更以四達不悖者曠然示人以積厚流長之意彼夫作於晝而息於夜者絕續之幾也足於此而缺於彼者虛實之數也通於近而阻於遠者淺隘之規也乃晝夜雖分逝者如故誰其鼓之而不已者如是遇坎則盈乘流斯達誰其導之而漸進者如是至縱其奔騰浩蕩之勢則又洋洋焉極四

海之大觀而莫與並也又誰其決之而朝宗者如是此無他惟有本之故也物莫不樂乎其盈而又甚忌其盈蓋盈者歎之漸也有本者不以狎至為盈而以積久為盈是以盈者無時不盈也而無心者熱視之若無觀也且以為天下之新奇而可喜者多出人願望之外而此固其所日習而忘者矣物莫不憂乎其屈而正甚樂其能屈蓋屈者伸之機也有本者由屈而之伸亦何至既伸而復屈是以伸者無往不伸也而不知者目遇之而淡然也方幸夫天下之驚愚而動衆者多炫人耳目之前而此則甚無足深求者矣惟聖人之心無可似也而水之有本似之以有本之水入而與聖

心之本過則觀其象於原泉之中自通其理於原泉之外所見無非原泉也故不禁於水乎發之也抑有本之水無可似也而聖心之本似之以聖心之本出而與水之本遇則言自原泉而形意不自原泉而止所見豈盡原泉也故不禁於水乎指之也觀仲尼之所取君子可以知學矣

原泉混混 陳人文

大學之道

一節

詩一房內務府都虞王謹微第九十司郎中拉都立閔薦四名

學之大者道亦大讀聖經而得其綱之所在焉夫欲學大學而不由其道何自而入乎聖經為之列指其在而全學之綱乃昭垂於千古蓋自天降生民而君師之責隆君師繼起而教育之功大學之由來也尚矣顧成人之學與小子異而聖賢帝王之學亦與異端曲學殊學也者所以繼天立極合物我而共盡其性者也得其所以學而承天之道集於斯理人之道集於斯內聖外王之極亦盡於斯吾子自十五志學以來千古之道統自夫子而集其成千古之學術亦自夫子而大其傳蓋嘗取古人之所以學者而著為

大學之道焉堯舜此學禹湯此學文武周公亦此學學無殊故道亦無殊也天子之元子衆子學此公卿大夫士之子學此庶民之俊秀亦無不學此學無岐由其道之無有岐也一在明明德焉維皇降衷之始天即以其昭朗者相畀而人顧昧而弗察所云繼善者謂何矣學之而知宥密中之惺然未息者其原實出於天而不可或負則所以察識省發於一旦與所以擴充緝熙於無窮者自弗容已而本體克融承天之道在是矣一在親民焉厥賦維均以來人盡有此無蔽之體而我顧忍其迷誣所云胞與者謂何矣學之而知愚百姓之冥然罔覺者其責實在於我而不可異視則所

為生之養之以啟其先勞來匡直以繼其後者自弗容委而推已及物理人之道在是矣又在止於至善焉成已成物之事道以至當不易為期而我尚有所愧歉所云協極者謂何矣學之而知明新中之幾微有憾者其事所闕匪細而不可或苟則所為未至而必求其至與夫至之而不容復遷者自無所遺而建極錫極內聖外王之全功在是矣此學之所以繼天立極合物我而共盡其性也故大也統全學於三者之中執其要而理皆可得體三者於各致之道循其術而途自無岐然而尤有至要之端與夫從入之序賴聖經之親切指示矣

神聖之說以詩示之

舜之直辭其辭而直自堯始大學之道至堯王謹微夫為人之心
也始大心始全學教之皆之中時其變而聖智下而歸三善效各
以主之全以存其是此學之所心然天立此合此非而其考其如
也亦此道與夫道之所不容其變也其變而聖智下而歸三善效各
能中之變辭亦如昔其事始於堯而不可改休慎無為未至而
當不長也與而終尚休而動雖世之尚辭亦如昔其事始於堯而
及於聖人之直其是矣又舜立於堯而後以堯之直而為堯之
為堯之直也其是矣夫堯舜之直其是矣夫堯舜之直其是矣夫堯
舜之直其是矣夫堯舜之直其是矣夫堯舜之直其是矣夫堯舜之直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王謹微第九十
四名

聖人尚嘉夏王有契之於至微者焉夫以聖人而論聖人則其間
必不得而掩矣子論夏王而曰吾無間則真無間也夏王之聖得
夫子而乃有定衡爾嘗思堯舜之後大禹嗣興堯以執中之道傳
之舜舜以執中之道傳之禹則禹之為禹必有深契乎堯舜之心
者也乃禹於千載之上能深契乎堯舜之心而千載以下尤深契
乎夫子之心子曰世之尚論大禹者匪一矣夫孰有能知禹之所
以為禹者哉謂禹之德視二帝而有殊者是未嘗深有窺於禹之
所以為德者也即謂禹之詣入聖域而未優者亦未嘗深有窺於

禹之所以為聖者也夫論人之深者必視其有間與否人有幾微
闕畧之處而後得從其缺而指之曰彼有間夫間之易即也雖極
生平之兢業而不能去無端而歷一事不虞其有間也而間生焉
無端而又歷一事更不虞其有間也而間愈生焉間之名者其可
憾亦多至於偶有間而其人亦屬可議矣吾執是以求禹雖偶然
之一間而亦無之矣抑人必有纖悉未泯之瑕而乃得因其瑕而
少之曰此有間夫間之難化也雖殫百慮以矜持而不能免倏然
而闕一境以為無間也而已有間之者焉倏然而更闕一境又以
為無間也而又有間之者焉間之不見於一時者其無間猶易而
間之不見於終身者其無間誠匪易矣吾執間以求禹殆終身之
一間而亦無之矣聖人志慮純潔原未嘗有勉強顧慮之私而一
念可白於千古者念念無不可白於千古後之人即欲出其私智
以論聖人而卒無當於聖人適足以見其不知量耳且聖人舉動
光明本無有畏人非議之意而事事可諒於天下者事事未嘗求
諒於天下後之人果能出其獨識以推見至隱亦微其能論聖人
而無如其微疵之已早絕耳然則人勿以尋常之見窺測聖人也
聖如大禹其德誠無可議其聖亦誠無可議吾於堯舜後尚嘉夫
禹而不禁穆然遙集嘆禹之不可及也矣

禹而水亦無所流遂集於陸之山而水也

望於六清其德無所虧也子曰禹吾卜者王謹微

而無吸其類其一日早登其山以觀其德而人出

而天下無之入果計出其德而心非其至也亦其

去則本無亦身入和而之意也事也而新也天下

而命聖人而卒也當其聖人對其心其不映也且

而可自也其千古皆合念無不可也其千古之人

一問而亦無之矣聖人志其德而水亦其德也其

問之不見其德也其無間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

惟原泉混混也其取爾

王謹微 第九十四名

觀原泉之所以為水而知聖人取之之意矣蓋原泉者水之有本

者也惟有本故能以不舍者盈而進進而放聖人會於心而取之

也故有由哉答徐子曰聖人之有所取於物也聖人非以物為取

一物之有可取而取之也當臨流興慨之時而來者之何所來續

者往者之何以續且往已不禁其觸於目而會於心夫豈為無端

之嘆賞也哉子謂仲尼何取於水其亦未知水之所以可取者乎

其亦未知仲尼之取水者因水之可取而乃取之也乎夫水不盡

原泉而原泉則可取者也不盡原泉則亦不盡出之不窮而原泉

之出之不窮者可取也不盡原泉則亦不盡行之有漸而原泉之
行之有漸者可取也不盡原泉則亦不盡有所歸宿而原泉之有
所歸宿者可取也其始也本其蓄之甚深者而藏之於不測所以
滙其原者非一涓之所積以其濬之於無極者而待之於無窮所
以儲為泉者非耳目之所易窺第覺其混混然為天一之托始為
行地之肇端而已矣其終也以其發於原泉者而運行於弗息晝
不舍也夜亦不舍也晝夜之流無非原泉之流蓋有無所沮抑者
矣且以其運於不舍者而達之於泉坎此科盈而乃進於彼也彼
科盈而復有進也其盈且進之漸暨者一原泉之所漸暨又有無

所凌躐者矣其終也循彼岸而朝宗不至望若而興嘆也指滄溟
以為壑抑且藐衆流而若無也其放乎四海而流行莫窮肆達無
際者一原泉之流行莫窮肆達無際而已矣夫原泉也而何以如
是也哉蓋原泉之水所謂有本之水也其蓄之也甚深其藏之也
不測故能以不舍者盈而進進而放之如是也其濬之也無極其
待之也無窮故能由不舍而盈科由盈科而進而放以至於如是
也是誠水之可取者也仲尼觸於目而會於心謂夫水如是天下
之凡有本者何弗如是其取之也職是故爾苟為無本則奚足動
聖人之取哉

聖人之學

原泉混混而王謹微

此與論本之可與論也中其論也日而會然也

論之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

不與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

其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

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

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論也

大學之道

一節

書二房翰林院編 熊學烈 第九十 修王 露閣薦 五名

聖經以大學示人合已與民而同歸於至善者也蓋學不大不足

以立教明德新民止至善道所以必要其全矣乎且夫性無不善

者人也又之所以得全其善者學也是故學之必將有以善身焉

學之必將有以善世焉學之必將由身及世無往不底於善焉一

有未備即雖日從事於學之中君子終謂其學之無當矣蓋三代

盛世自辟雍類宮以迄黨庠術序國無不學之地然要必有一定

之指歸故當成童以後悉養以師儒卿相之材而學不以地異也

自離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人無不學之時然要必有共循之術

業故當小成以還日期以精微廣大之詣而學不與時移也嘗試
綜大學之道計之有內以專吾學不容引人以寬己者焉則在明
明德矣秉彝初受性體本自虛靈顧不能不救於情識則以克治
為明者昏之所以漸返於昭也物緣既交神智不無闇汶要未始
盡清其天真則以緝熙為民者光之所以不終於晦也遵斯道也
人一盡而天理全寧猶慮善身之無具乎有外以推吾學不容專
已而遺人者焉則在斯民矣民之與己稟受原自大共誰甘長淪
於卑污則因其理一而並新之者聖化之所以同躋光天也民之
與民造就亦自異宜豈能槩施其後濯則因其分殊而各新之者

王治之所以隨地更化也遵斯道也風尚齊而聲教一寧猶慮善
世之無術乎雖然明德固所以善身也然而善之在明中者分量
究不齊也新民固所以善世也然而善之在新中者淺深正各別
也始而希賢繼而希聖終而希天何者為吾可止之境乎後有商
周中有虞夏前有黃農何者非有當止之善乎故明德新民善必
要乎其至以各止於其所而不遷而大學之道乃無歎也已庸愚
甘受沉溺反誣降才之獨殊則有德而不知所以明懦弱憚為更
張動稱古治之難復則有民而不知所以新夫惟陳大學之道以
引之而後教統治統始有專屬之人異端侈談清淨而理不根於

性天則德雖明而不可謂善豪傑自負經綸而治不原於道德則
民雖新而不可謂至夫惟懸大學之道以正之而後性功事功始
無旁出之患入大學者不當如是乎

大學之道以修 熊學烈

子白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者言其德之無間也蓋德未至於無間不足以

第九十五名

聖人遐思憂王而深嘉其德之無間焉蓋德未至於無間不足以
言純也獨至禹而無間然矣聖人所以深嘉之而有遐慕爾且吾
儒尚論帝王莫不樂得其百全之行而稱之有德未底於純備往
往不免遺議焉即不謂幾微之失足累其生平而固已不能不留
此大隙則何如議無可議者之為盡善乎吾嘗從微間以求人獨
至禹而不覺有異也承微危精共之傳而文命之誕敷薄海已共
知王猷之充塞况隨刊之績已著美於帝廷乎紹欽明濬哲之後
而昌言之樂拜在廷已羣欽聖主之虛懷且干羽之舞尤紀績於

遯荒乎由今以思蓋吾無間然矣間之生也不以責庸衆而每以責聖賢蓋庸衆之間也其間甚多而無可求聖賢之間也其間甚微而殊堪惜也禹之間無可求其亦惕惕守此意乎其無間也殆以天縱以純全之德而非淺見者之所能窺其蘊矣間之生也不以苛流俗而每以苛帝王蓋流俗之間也常失乎間而無足論帝帝王之間也暫涉於間而難自慰也禹之間無可加其亦旦旦存志乎其無間也殆亦天授以純粹之心而非淺識者之所能洞其德矣然而禹固無容心於其間也間不于其疎而于其密疎者常憂多缺密者自謂無傷也禹豈嘗有意以防其密乎而何以無心

之舉動欲加以有心之求詳而終音於無術此其所以承子帝之後而獨隆禹又非有意于其間也間不于其鉅而于其細鉅者已所易彌細者人並不覺也禹豈嘗有意以謹其細乎而何以有心之指摘欲求其無心之瑕疵而究窮於無因此其所以開三王之先而無愧夫帝王之典不一人矣而求其若禹者每不槩見吾故遠而溯之俾後乎禹而為君者體禹之心紹禹之德將德隆于今古焉是亦一禹而已矣是亦禹之無間而已矣

與之相契則感悟自神。一當機想子亦第見夫晝夜無終窮水之
混混也。亦如是其固有終窮而遂以為仲尼之取者在是是也。或
又見夫坎甯有盈虛水之漸進也。亦如是其迭相盈虛而遂以為
仲尼之取之者在是也。或又見夫四海為會歸水之長往也。亦如
是其得所會歸而遂以為仲尼之取之者在是也。夫仲尼之取水
也固不必不如是然亦思何以能如是焉。而始足當仲尼之取也。
哉。夫水之混混不合而漸進以至海者無非原泉也。泉之有原者
泉之有本者也。得泉而忘原幾莫窮其本之所蘊蓄。因原以求泉
遂難測其本之所充周。惟有本也。故無所聞於天時而由中以所

者自如是之。不阻於其機。惟有本也。故無所擇於地勢而循序以
進者自如是之。不燥於其途。惟有本也。故無所待於人為而乘勢
以赴者自如是之。不限於其量。然則仲尼當日所為游焉泳焉不
禁長言而嗟嘆焉者。非原泉誠無所取之矣。蓋天下惟本原甚盛
之物可以流衍而日新。一旦觀之於水而其本宛在焉。故常人以
水視水者。仲尼獨見以為本而無端之感觸。固非義理之精微。聖
人惟敦本崇實之心。不為須臾而偶輟。一旦觀之於水而其本忽
應焉。故常人執本以求本者。仲尼則又遇之於水而平昔之精神
忽覺隨境以觸發。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不然何所取於水而泳

焉游焉且和之長言以差歎也善會仲尼之心者亦亟於返本而

色矣若謂人海本心亦本善中只與天與地水火四平皆一前

一物是本善善心以不為用也其論一且善心論心論其本

心則善中與惡同以善本心無善心為善則其善與惡同

其善下以善論其日善一且原泉混混其能與烈其能與

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

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

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

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其能與烈

大學之道

一節

易五房翰林院修撰汪

釋闕薦

沈

昌

第九十
六名

聖經明大學之體用而必以至善定其歸焉蓋學至明明德新民

大人之體用幾備矣而猶必以至善為止則學豈易言哉意謂吾

嘗思古今之大已與人共處其間非有人焉統會乎天人性命之

原靜以謀一己之理動以持萬物之情則天下日往來於闡汝之

中而不知其所終極故聖人早有以開乎學之一途不敢不先天

下而立其體即不敢後天下而遺其用則已與人共得其性情而

不致有幾微之憾然後可以相深於學之中而定其所歸也已然

則大人豈泛焉以為學哉學之量甚宏也一人有學而帝王之經

綸起焉其所以誅之深宮者當必與天地同其默運而不敢自隘其性功學之理至醇也一人有學而聖賢之德業精焉其所以要其肯歸者當必與天心契其微妙而不敢自私其學術吾故知大學之道之所在焉其一在明明德乎德之得於天者不雜一物而有以合天下之至實也不滯一物而有以應天下之至變也人或以私意蔽之而天機之萌動不無復覺之時故德本明也而務有以明之氣質雖有厚薄而不忍諉之於天物感雖有純雜而不敢德之於人是微以去一日之私而天下有以共見其性顯以存百年之理而天下有以共証其情則大人之學所謂先天下而立其

體者如此其一在親民乎民與己同東此德者一人有其學問而百姓即知有禮樂矣朝廷有其教化而閭閻即知有風氣矣即或積習已深而德教之既加不無志氣之感故民本新也而務有以新之氣運雖有盛衰而不可謂我無其權世道雖有升降而不可謂民無其才是盡天下之性而後一己之性為不小達天下之情而後一己之情為不偏則大人之學所謂不敢後天下而遺其用者如此其一在止於至善乎明新之理極天下之精而不可以一私雜也極天下之中而不可以一息離也人或以浮慕居之而純粹之域終有不變之基故善本至也而必有以止之望之以趨不

能得半而足守之以真不敢舍此而遷是我與民同游於光大之
天而不必有求於民民與我同歸於正直之途而不能無待於我
則大人之學所謂也與人共得其性情而不致有幾微之憾者如
此此可以知大人之學之有要也不舍己而求民不專己而忘民
一人之皇極既建而舉世之聰明皆歸於正大之中則帝王之經
綸寧有加於此焉抑可以知大人之學之有統也德明於上而民
有所感民新於下而德有所推朝野之學術攸同而一世之人心
咸游息乎天理之途則聖賢之德業孰有外於此焉有志大學者
審其道之所在而不泛務以圖功焉則幾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沈昌第九十六名

聖王心法之密有不予人以可議者焉蓋心有不及存而後可以
間也夫子於禹則曰吾無間然禹之存心不已密乎若曰從來人
之論聖人者必欲其寬以為聖人之德極天下之大而不必於其
小者疑之吾之論聖人也必欲其刻以為聖人之德極天下之大
而於小者猶無可疑焉則蓋可以見聖人之德之大故吾今日意
中之聖人居于百年之前未嘗有思以絕今日之疑而卒不得有
以疑之則不禁快我以尚論之思焉吾試有懷於禹人以帝之德
自禹而終若不能無憾於禹也而吾嘗觀天地之運會至此有必

變之勢禹則適逢其運會之終而究之危微精一之傳未嘗不自禹而紹其統人以王之道自禹而開若不能無議於禹也而吾以為古今之風氣臣此有相漸之機禹則適遭其風氣之始而究之建中立極之學未嘗不自禹而大其傳以我思之禹吾無間然矣王者之度量本自天授豈有不可議者而後有以見其本體之傷即其偶不及慮之處微有隙之可乘而天下之起而責之者至矣吾於禹之度量固服其廣遠亦未嘗不欲窺其一隙以深其疑議之端而不知禹當日之戒謹何以精之益精嚴之益嚴幾欲求其一隙之乘而終不得伺其隙則禹之心思萬世可以共見已天

子之舉動未異尋常豈必多有可訾者而始有以見其性情之疎即其忽不及察之幾一有端之可指而天下之進而非之者至矣吾於禹之舉動固服其光大亦未嘗不欲借其一端以深其辨論之志而不知禹當年之省察何以防之益防密之益密即欲求其一端之可指而竟不得借其端則禹之明德天地可以為昭已且從來才盛者德必疎禹之才既有以平成天地則張弛可以自我為之安必其心之無一不周乎然禹祇覺平成之事僅有以謝君父之責而一念之愆未釋則前之君子未必其為我寬後之君子未必其為我恕兢兢焉惟學問之精微必欲與天地之運會相為

終始而何必有帝升王降之威抑切大者過必集禹之功既有以
奠安萬世則盛滿之氣或所不免安必其心之無一不慎乎然禹
祇覺奠安之澤僅可以免人事之患而一端之咎未去則上不能
告無愧於天地而下不能不貽口實於子孫凜凜焉惟志氣之清
明必欲與古今之風氣相為維持而又安得有嗜慾日強之意試
觀之豐儉得宜而禹真不可及也

其意不亦深之歟一沐之而下詎曰天下之起而非之於至矣
下之舉世本與常宜也子曰禹焉而沈以昌其對書之

原泉混混而取爾賈而水之盈枯豈必言沈也昌第九十
六各

即物之有本者以觀而聖人取之之意可徵會焉夫原泉水之有
本者也其流而進也必以海為歸則得於本者深矣又何疑於孔
子之取耶且吾觀萬物之理皆不能無所本以與斯世相往來也
何則天下之物其源深者其流必長也使出之易窮往而輒止則
一望而知其中之所蓄者無餘矣又安必其得所歸乎惟聖人早
有以見及乎此即不能不遇物而情深乎此也是子不知孔子取
水之意曷不觀之原泉乎夫泉天下之一物也而名之曰原泉其
出也不知其所自始但隨其所寓而莫不有會通之勢此可以存

天地不盡之藏焉抑泉天下之一物也而名之曰原泉其流也不
知其所自終但任其所往而莫不有一致之歸此又可以留萬物
有餘之蘊焉吾嘗見其混混然不舍晝夜也何其出之不窮如是
也盈科而後進何其進必以漸如是也放乎四海何其會必有歸
如是也蓋天地之化一晝一夜迭運而不已古今皆可作晝夜觀
也天地之晝夜萬古不息而水之不舍豈易言也然原泉之流竟
與晝夜相為迭運而未嘗有一息之停則惟其有本也故出之不
窮如是也天地之廣由近及遠即此有以達彼江河何嘗非科之
類也天地之江河同流共貫而水之盈科豈易言也然原泉之進

若與江河相為會通而未嘗一蹶而驟至則惟其有本也故進必
以漸如是也天地之氣散必有聚則發而能收水之不能外海以
為歸勢也四海之大天地以之流而不息而水之放豈易言也然
原泉之放終與四海相為歸宿而未嘗有一息之或阻則惟其有
本也故會之有歸如是也是孔子之所以亟取之哉今而知孔子
之會心遠也兩間物類之繁其當前之示人以可悟者何止一水
而孔子必於水取之則天下凡可為孔子所取者皆有本之原泉
類也使不得其會心之所在而徒然觀之吾恐終其身於孔子之
門卒不免於望洋而嘆也豈不為孔子所深情哉抑有以知孔子

之寓意深也耳目警心之故其隨在有予我以可惕者何必於水
 而孔子乃於水取之則死水之為孔子所取者必有本之原泉然
 後可也使不知其寓意之所存而漫焉忘之吾恐日與孔子遊而
 終不能得其所歸也豈不為孔子所深惡哉進觀之無本之水而
 君子可以悟矣

大學之道

易四房吏部驗封司
 員外郎郝林閱薦
 孔勿儀 第九十
 七名

聖經為萬世正學統而實指其道之大綱焉夫合明新而歸於至
 善學之體用備矣聖經首舉其道而實指之殆欲使萬世知所宗
 與嘗謂維天陰陽下民厥有恒性而作君作師之權獨隆維聖繼
 天立極直聰作后而先知先覺之責獨任要其內之有以成已外
 之有以成物統內外人已而有以各造其極斯體用兼該而天德
 王道之量全焉吾說既定有家不得而易也則吾得以學之大者
 焉天下正告之盛王之世自侯王公卿以下逮俊秀無人而不勤
 於學之業也然其學非徒灑掃應對已也盡其理而為天地立心

為萬物立命者無非吾學中統備之模且自辟雍朝廟以遍及黨
序無地而不範於學之內也然其學亦非僅祭菜鼓篋已也殫其
業而合動靜焉一源渾身世於無間者莫非吾學中精微之誼然
則所謂大學者其道何在要不外明德新民而止至善者近是蓋
其內有以成乎己之學焉己得天之氣以成形即得天之理以成
性德之原於我躬者本湛然其不昧迨為氣稟拘之物欲蔽之而
虛靈之體漸昏故成己者道在有以明之也然非遽明而輒止也
吾識己進於高朗而尤必以一私不雜者深造乎會通之候吾力
已進於強固而尤必以萬理咸備者克臻於神化之途斯則學之

成己者造其極焉爾抑外有以成乎人之學焉人同得乎天之氣
以成形即同得乎天之理以成性德之賦於民者亦本洞然其有
覺迨夫習俗侈之嗜好紛之而性始之真日污故成物者道在有
以新之也然非偶新而即止也教化雖行於上而尤必以禮陶樂
淑者使羣黎順帝則於不知風俗雖成於下而尤必以仁漸義摩
者使草野歌王風於百世斯則學之成物者造其極焉爾異學致
虛守寂離用以言體徒知治己而不知治人此清淨之流弊而不
可訓也若夫學之大者不越日用飲食之常而克之見帝王之經
綸察之見化育之流行舉虞夏商周遞傳之統而皆以斯道承之

夫豈異學之所可並未學侈尚刑名舍體以求用徒知治人而不知治己此紛更之成風而不可為也若夫學之大者祇此夫婦知能之哉而存之有以盡一己之性發之有以平萬物之情舉典謨誓誥紀載之文而無非以斯道該之夫豈末學之所得幾此誠明體達用之學而內聖外王之道也千古之大人其能舍此三者以立極哉

大學之道

孔幼儀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孔幼儀

第七名

聖人表夏王之微以其德之純也夫論人而第求其間亦已難矣况并此而無之則尤難者也子之無間於禹也豈非深窺其德之純哉夫子嘗於堯稱其無名於舜贊其無為至此而復有慕乎禹也若曰從古帝王崛起類皆有豐功偉烈稱述於當年亦不無盛德美意傳頌於後人然而幾微之際不克自持恒令人有不醇不備之憾焉吾儒生千載後欲得一快意之古人而論斷之蓋其難也吾是以不禁穆然慨想夫禹當其洪水為患天地且有缺畧之端而平成底績直為兩間善為彌縫然天地之缺既得而補之吾

身之缺或反不得而救之則雖功冠百王而後人寧免刻求之論
即其方命圮族吾父不無瑕疵之累而八年勤勞直為前人曲用
幹旋然吾父之疵既得而蓋之一已之疵或且不得而掩之則雖
河路典思而儒生猶有指摘之詞乃由今以思而吾之於禹何其
無間然也間之弊常乘於其所忽以其察之未精也禹惟凜持至
精之訓而心思念慮常若有危微交惕者致嚴於昊天旦明之際
此心曾何時而忽乎其防微戒漸者何無纖悉之罅漏也無在
不見其察之至精焉耳間之端每伏於其怠以其守之未一也禹
禹惟恪遵至一之傳而起居動靜常若有人道互持者決勝於宥

密退藏之地此志曾何日而怠乎其所以嚴謹縝密者何無一節
之可訾也無在不服其守之至一焉耳不矜不伐其功亦甚隆矣
功之隆者心或易泰而禹則功彌隆者心彌歛也初非必事事曲
為之防而不啻其防之者早有以絕後世擬議之階天下不與其
志可謂高矣志之高者氣或易盈而禹則志益高者氣益靜也初
何嘗一一逆為之備而不啻其備之者預有以杜千載訾論之端
處帝終而開王始斟酌盡善洵嘆明德之已遠繼渾噩而肇文明
損益咸宜益信聖域之優入非甚盛德其安能與堯之無名舜之
無為並隆千古乎

其基而其紛焉者乃肆出而不竭也夫水非其甚紛之勢乎而孔子奚焉取之蓋不徒取其水而取其水之原泉也夫原泉又焉取也將以其不舍者足取耶將以其盈科者足取耶將以其能放者足取耶而孔子當不若是之淺也且亦思混混者何以晝夜之不舍耶亦思盈科者何以後進耶亦思放焉者何以及四海耶而孔子當自有深意也無他以其為有本故也論水之生也本於天高明之體實衆流之所托始此其微而不可窺也若原泉則顯示當前者也積之為甚深之藏而發之為不竭之施或由是而涓滴焉或由是而停泓焉或由是而汪洋肆恣焉茫乎莫測其津涯浩乎

不知其畔岍而尋其由來無非本此不壑之源以為流觸日而情遷者遂悠然其有會已論水之產也又本於地博厚之量實百川之所蓄脉此亦遠而不勝窮也若原泉則親切可指者也納之於至靜之中而克之於至動之際或涓滴者而常相續焉或停泓者而行有漸焉或汪洋肆恣者而會有歸焉蓄極而自見其能通積厚而自見其能流而究其要歸何在不本此無盡之藏以為推遇境而心寫者遂快然其有得已有本者如是是則孔子之所以亟稱而有取也由此以推凡天下之宰乎靜以御動所為萬變而不窮者何在不可作原泉觀也原泉特其象焉已也而取之者正取

學合內外而罔間尤當有以大其功故王者居高撫物初未嘗恃
權宜之術而內外兼成之量已克遠乎其極者學先優也然則大
學之道蓋可忽乎哉而無如人恒多馳騫之心謂學之大者原畢
生難竟之業遂往往博綜鳴高而不顧其安夫既不顧其安矣將
見假仁義以立德挾功利以誘民發邇見遠必至反以私意乘之
者致有達於明體達用之實而無如人又多因循之志謂學之大
者非盡人可希之詣遂往往淺近自許而不求其至夫既不求其
至矣將見迪德不幾於光大治民不躋於雍熙由中暨外必不能
以至理居之者令有歎於天德王道之全此無他以未審乎道之

所在焉耳其道何在明德為大德運於虛統天下之理而靡遺德
積於實應天下之事而各足陰陽之恒可聽其蔽之乎惟能明之
啟其端而物欲之弗萌焉充其量而廣大之悉著焉是豈有加於
本然者哉亦惟自見其天斯已矣其道何在親民為大維民甚愚
以賢治之而羣被其化維民至賤以貴治之而並蒙其休維均之
旨可聽其失之乎惟能親之建厥中而振作之有基焉錫厥福而
鼓舞之盡神焉是豈有加於同然者哉亦惟各復其天斯已矣其
道何在止至善為大一私未泯不足云立極之躬一夫失所不足
云配天之治中正之矩可聽其離之乎惟能止之奮其力而泮途

之是戒焉貞其守而見異之勿遷焉是豈有加於當徵者哉亦惟
適符乎天則斯已矣要之帝降自在一心民彝通諸天下而要其
歸初無新奇可喜之事故斯世以陵節之德神明自見其默成火
德備形其廣運而底於醇又非旦夕律致之理開斯人以苟且之
端學之所為建極錫極而歸極者凡皆道在則然也入大學者尚
其深思乎此也

大學之道

魏

沅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魏

沅

第九十八名

聖人深贊夏王而以所間稱之焉甚矣無間之難也上下千古而
得一禹夫子所以嘆美之歎意謂吾人尚論不妨過用其刻而未
嘗輕用其恕乃若昔之聖人初不必鯁鯁然逆計後人之訾議而
早絕其端而其敬小慎微之學恒令千百世下欲稍加一刻責之
詞而不能斯亦終於深信之而已矣吾今者望古遠集而有懷於
禹而竊欲以間求之何哉且夫間之生也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
心者彌縫其缺匡救其非不憚出其聰明智慮常以一節而厘萬
事之憂而其究也紛紜叢脞之患徃徃因之而以起無心者舉其

大體略其細行自謂已之行成名立豈以偏端而滋全德之累而其極也疎忽苟且之弊遂至莫竟其所終此間之所自來也而以觀於禹則何如者稱大禹者有之矣獨是功之大者為勳猷所莫加亦惟功之大者為指摘所交集功亦歸焉過亦歸焉耳乃微窺夫禹而過於何有乎內以禦人心道心之防外以昭不矜不伐之規仰無所愧而俯無所作以是嘆夏氏之明德為至遠焉頌神禹者有之矣獨是業之神者為形容所自絕亦惟業之神者為擬議所由興信者叅半疑者叅半耳乃深念夫禹而疑將安從乎以天下不與存其心以天下已溺殫其事前有所因而後有所創以是

嘆夏后氏之執中為至密焉受司空之命而予以平成則禹為熙績之忠臣然熙一世之績易而憲萬世之責難求禹之間固不慮立心之有虧而慮制事之偶偏也而今則無所偏矣夫聖人行事至於偏私之悉絕豈猶有入聖未優之論也哉切方命之懼而幹其父蠱則禹為蓋愆之孝子然蓋先代之愆易而寡後代之過難求禹之間固不憂本原之未純而憂形迹之有憾也而今則無所憾矣夫聖人制事至於愧憾之盡民豈尚有嗜愆日強之譏也哉當帝運之終則以惟精惟一者承帝之統而盡帝之心值王風之始又以無怠無荒者啟王之運而開王之事以云無間誠哉無間

然矣吾是以穆然高望畢然遠志而有懷於禹也吾將進考其軼事矣

子曰禹吾

魏沅

其入夏山也禹蓋慕之乎子然其少之也禹山其外之也

原泉混混

其意取爾

八於無少一氣

自為魏

沅

第九十八名

觀原泉之極其盛而聖人重本之意見矣蓋水惟原泉故有本也

由混混而至放海皆此本之漸及耳能無動聖人之遐思歟孟子

曉之若曰聖德之迭運而不息者夫固會萬理於一本隨在而有

逢原之致者也况臨流之際尤足以啟其悟而感動於不自已者

乎夫聖人之心初無少滯之迹而一時之觀感苟有近於返本窮

原之學則未始不急取焉而冥想之不置也子顧謂仲尼之何取

於水乎夫仲尼固有取爾也水以流動為體而聖學則必深於靜

蓋動而易洩不若靜而自蓄水似無當於高深也而仲尼取之取

之何為也此殆存乎責實之思矣水以就下為性而聖功則必趨乎上蓋上達之莫諭由於下學之立基水誠有合於精微也而仲尼取之取之良是也宜默契其崇實之意矣予獨不見夫原泉乎今夫茫乎不知其畔岸而浩乎莫測其津測者莫海若也觀百川之朝宗輒不禁汪洋之嘆念萬壑之同歸要必有適及之形然則其放乎四海也特水之後進者耳而思其初不盈科焉不能也其所以盈科者何也蓋水固混混然不舍晝夜者也而謂非原泉之為乎泉之日出不匱也有原以款其化教益厚則流益長往來無間而漸進無阻其蕩蕩而入於海也一原之自為推致焉而已原

之托體甚固也有泉以發其機發益遠則積益深推遷不已而訖暨有序其浩浩而至於海也一泉之自為流通焉而已矣故觀於原泉而知其有本也借非有本何以混混如是不舍如是盈科後進如是放乎四海如是夫如是而為得不見取於仲尼哉仲尼之學統乎天故隨其敷施止此一貫之神明而分著其端無他有本故也而原泉之水來自天上一聖心淵然之量也夫是以溯洄從之耳仲尼之學應乎地故任其措置止此從心之變化而不渝乎矩無他有本故也而原泉之水出自地中一聖心湛然之體也夫是以流連誌之耳是之取爾信乎有本之足貴也學者誠能因原

泉之混混而深奮勵之志固不舍而篤行健之功察盈科後進而
 勿為紛馳凌節以滋其樊望放乎四海而必求達天入聖以要其
 極今而後不虞有無情之聲聞矣置此於心又當以而不懈乎
 此大山泉之水來自天上一直以流於下量也夫泉之流也道
 乎於下而於山其流也止此一貫之軌非以分其流也其流也
 以大山如牛曰燕曰泉夫原泉混混不息魏然沈以於下也
 其流也以其下也非於本固也泉之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
 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
 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
 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流也其下也其

大學之道 一節

易二房翰林院編 趙徵介 第九十
 修陳 璋閱薦 九名

道兼體用而會其全所以立大學之統也蓋學必有其道而道必
 有所在也明新而歸於至善大人所以有全功耳嘗觀聖人垂教
 未有不統天人齊內外而出於一原者也因其本然之體協其同
 然之用而會歸于當然之則帝王運世而廣其功聖賢淑世而弘
 其訓天下萬世皆以是為學之統宗而道之指要焉吾得而首言
 學學以希聖而希天則盡吾人之性立羣物之命皆學中自有之
 規準也一何大也由學而推其道道以成己而成物則慎微謹小
 之功兼容并包之量皆道中必有之究竟也一何大也其道維何

曰明明德人雖至聖不能強致其本無人即至愚莫不樂觀其固有則德本明也使無以明之而嗜慾攻取氣質得以掩其本體矣夫精一危微之介所爭止意念之間大學之教正使人各自還其分量而湛然者見為昭融瑩然者底于光大也此窮理盡性之功大人法天之道也次曰親民範圍之內乾稱父而坤稱母曲成之量民吾與而物吾胞則民當親也使無以親之而日用飲食習俗皆以昧其由來矣夫禮樂形政之施推行在清躬以內大學之教正使人能盡至于大安而養欲可以給求後生可以復性也此盡已及物之量大人治人之道也是道也何道也所謂至善之道也

吾日見天地之心本無所虧何容器量之稍缺吾能宰北人之治一夫失所未遂保育之本懷豈非善之未至即明親之未全乎大人富有日新必不使萬幾之內偶有一愆萬人之聚偶有一愚而後可言至善也是善也何以至也惟其各有所止也吾德已底于光融而省察克治期于可大可久吾民已臻于邳理而仁育義正念在必世百年豈非至善之未止即民親之未至乎大人極深研幾必欲使建極之原至于會歸歛錫之施至于永保而後可言止至善也是故道之各有所在也其明明德也法天行之健而自強不息也其親民也得地道之貞而厚德載物也其止至善也聖人

之安汝止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而止之所在大人更不可
 不知矣是始也之名而汝止也其則即歸也出天許之歸而自歸
 歸心而歸數歸之原至于會歸歸歸之數至于永歸而歸可謂也
 公耳公世百平豈非至善之未止即月歸之未至乎大人歸歸歸
 汝歸而汝歸汝歸于下大下又吾月日歸于往歸而汝歸歸五
 歸下言至善山是善山何心至大學之道有汝趙微介歸也歸于
 一夫夫而末遂則肯之本動豈非善之未至即月歸之未全乎大
 吾日貝天出之心本無汝歸而汝歸歸之歸歸吾歸歸非人之出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趙微介第九十
 尚論夏王惟一無可議而已夫功之至大者或有德之可議何至
 禹而無閒然也夫子所以深美之且論古聖者徒見其勲業之顯
 庸而不窺其德量之純脩幾疑平成奏績補天地之缺略建兩間
 未有之奇而謹小慎微之處或有一節之偶虧後人略迹而原心
 或凡以議其有閒矣至禹而獨不然承三帝傳心之統危微精一
 獨受命于帝庭際五臣六德之隆吁咈都俞共匡襄于盛世且也
 四載之勞過河洛者每念八羊之明德三代之治見質文者猶懷
 忠敬之遺風禹之為禹豈有可閒之端哉雖然規模弘遠創制示

人必不測或疑其好大而喜功大度英姿性情予人以坦易或疑其疎節而濶目臨朝淵默端拱無為不能不偶愆于嘖笑矢志恪恭動容中禮不能不稍失于燕私為人君而欲其無間不亦難乎且夫間者尤禹之所不能免也際中天之運恐以晏安開逸豫之先則日昃不遑有之矣然憂勤于始而逸樂于終或訾其治功之稍怠值傳子之初當以開創作守成之則故闕石和鈞有之矣然亦代之規而非萬世之利或議其立法之稍私况不伐不矜天下莫與爭能矣而拜受昌言一時建鐸懸鞞者禹之心惟慮過之攸伏也抑克勤克儉家國共欽模範矣而拜手稽首讓于稷契皋陶

者禹之念恒覺人之勝已也斯時也朴略方除貴者有日尊之勢當天地豐亨而濟以神奇學問自有出于利用前民之表者以是享天下之福未可知也抑憂患已平治功多求脩之意念飢溺方深而殷然下車泣罪當有在于樽節愛養之中者以是安天下之勞未可知也凡此皆皆間之所由生也以觀夫禹東漸西被史臣但紀其成功而吾獨窺其隱微之德文命誕敷百官共欽其協帝而吾獨見其經緯之能驗諸天道之自然揆之人事而適協叅質文損益之數求人心風俗之平禹之心所以無憾禹之德所以無間也當時固不得而議之萬世尤不得而間之也禹吾無間然矣

問也當和固不辭而辯之萬世以不辭而問之也禹吾無間然矣
 文辭益之燧來人心風俗之平禹之心也無知禹之辭也心無
 不喜辭其其辭之謂也語天而自辯然之人車而直辭其辭
 曰雖其必也而吾辭其其辭子曰禹吾無間然趙微介其辭其
 勞未下味也只此昔昔問之版由也也心歸夫禹東海而斯史由
 然而然然下車也罪當有由于辭而然然之中昔心是也天下之
 事天下之辭未可味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
 當天下之辭未可味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
 昔禹之念也禹入之辭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此是也

原泉混混

取爾

趙微介

第九十
九名

即原泉而悟本識聖人取水之故焉蓋天下事莫不各有其本而
 後出之不窮也原泉之有本如是夫子所以取之者豈無故哉嘗
 謂靜者動之所由生也微者顯之所由伏也外焉者必藏于內也
 存焉者必有其發也聖人觸境而會心學者因言而悟象通其意
 于語言之表指其端于耳目之前可以不即水而遇之亦可就言
 水而通之也試觀原泉其有不已之機耶流而不息者合同而化
 允夫陰陽之迭運寒暑之推遷無不得其往來通壘之理蓋惟其
 中有不可終窮者故不得而遏抑之也其混混也殆不舍晝夜也

是原泉也更有日新之勢耶循序而涉者積累而通允夫人事之
徃復世事之轉移總不能有躐等而施之事蓋惟其中有各得其
實者故可得而挹注之也殆盈科而後進也是原泉也又有四達
之境耶變動不拘者周流六虛九夫氣機之所以協應理道之所
以會通皆各得其推行盡利之處蓋惟其中有積之彌深者故皆
得而廣推之也殆放乎四海也是何也惟其有本也天下萬事共
有一本而蘊蓄之日久者自肆應之無方蓋如是也天下一事各
有一本而藏之不見其端者斯發之莫名其象蓋如是也天下一
事不能有二本其出于兩岐者必不歸于一致蓋如是也天下諸

事皆始于一本合之而後可以分聚之而後可以散蓋如是也是
以夫子當日悟天人合一之理識體用相因之致會心于翕關之
由深悉夫推遷之故臨流興嘆得意忘言其有取于水也殆有取
乎原泉也惟其有本也而無如其無本者何也

原泉混子

趙徵介

身泉出
性遊介

子思泉出其亦本也而無以其無本者何也
正泉亦夫非數之始則與與辨意言其亦項于水也亦亦
以夫子當日射人者一之與辨辨用射因之楚曾心于會關之
事皆故于一本合之而射可也今泉之而射可也蓋其泉也泉

大學之道 一節

易五房翰林院修撰汪大譯閱薦 楊王發 第一百

學之大者道亦大約指之而已全也夫不得其道而能學者鮮矣
明新止善一一具在是所望於入大學者聖經以為人生之皇皇
於學者何為乎凡以學為大人耳大人之學可以獨可以共可以
一日可以終身而因之可以為聖賢可以為帝王非曲學也非異
學也學如是學誠大矣哉雖然此其間有道焉而不可不講也譬
諸循塗然方其未學而視為易幾者入于其途而倍多責備之數
蓋學之大者大於全非大於偏淺見之所不得與也而立志宜弘
矣又譬諸擇術然乍親於學而見為已足者久於其致而益有精

會試墨卷
深之藏蓋學之大者大以純勿大以雜浮慕之所不容安也而操
功務實矣甚矣大學之道紛而求之不勝窮也約而舉之無多指
也今試以其所在而一一言之雖有上哲勢不能取已所本無者
而獨矜神靈首出之材幸也吾有明德也受生以來豈必無累而
擴之克之復繼續之務如其本明而後已焉則明明德者是雖處
盛朝勢不能舍人所共具者而別有一道同風之治幸也民同此
民也億兆之衆其類不齊而董之率之又鼓舞之雖於其德不易
遽言明而已翕然丕變焉則新民者是雖極聖神勢不能外人與
己之所各得者而妄希純粹以精之域幸也明德新民中皆有至

善也理道之極夫何易盡而察之由之確而守之要使其會歸於
是而不遷焉則止於至善者是是道也曲學者畏之甚彼以為詩
書名象但習其具文焉耳安用是博而罔外者今而知無他太故
也夫明明德者學而得固學之原也新民者學而民皆學之驗也
止至善者學而善正學之準也天地之命人也上作之君下作之
師凡身世之所有何一而為聖功王事之所無其生也大生其成
也大成而已矣抑異學者又疑之甚彼以為天人性命當無所事
事焉已耳安用是久而勿輟者今而知亦非他大故也夫學以明
明德而明之學不一明也學以新民而新之學不一新也學以止

一無閒者以為之準而無如其憂憂乎不數觀也今夫閒也者非必以精微言也如以精微言則神明之地有隱隱不可窺者矣烏從而知其閒且又不可僅以大節論也如以大節論則綱常所係其無容或失也甚矣而又豈得名之為閒其有以閒見者大抵聖天子盛德大業已無不至而或者一事之微一息之頃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雖在出之者本自無傷而傳之者固不妨以之為戒則閒之說也由今以思無閒者其惟禹乎前乎禹者有人矣何獨禹而始無閒所可慮者禹之時已非堯舜之時凡堯舜所為者禹為之堯舜所不及為者禹亦將為之也夫禹為堯舜之所不為

而閒不從此生乎乃何以遐考當日一若以禹而視堯舜總恃有周詳慎重者以告允執於二帝也則固昭昭可據矣後乎禹者有人矣又何獨禹而能無閒所可幸者禹之世猶非湯武之世凡湯武所欲為者禹早為之湯武所不得不為者禹原不必為之也夫禹不必為湯武之所為而閒其何自起乎乃何以緬懷當年一若以禹而視湯武更有篤實輝光者以足示範於後王也則殊歷歷可思矣且也人之奇禹以才吾之服禹以學假令才既盛而學不足以持之則雖成天平地力能創生民所未有而返躬多負疚焉禹何敢為禹寬且也人之推禹以德吾之徵禹以事假令德雖

優而事不足以踐之則雖懸鞮設鐸不難博下賢之虛聲而實行
稍滋累焉吾何能為禹解而孰知吾不為禹寬禹固未嘗自寬也
吾不為禹解禹先慮其無以自解也大哉禹乎試表而出之以告
天下後世之善法禹者

禹不為禹解禹先慮其無以自解也大哉禹乎試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善法禹者

禹不為禹解禹先慮其無以自解也大哉禹乎試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善法禹者

原泉混混其取爾楊王發第一百

水之可取者以本為得其意于原泉焉蓋同一水耳而孟子以為
可取惟原泉也則有本之說也嘗謂大道日流行于天下而人自
不察也要而言之未有無所挾以為主者常人見其然而不見其
所以然徃徃習為故常曾不足異而能得乎其要之所在則亦無
之而非是矣審乎此而何疑於水而又何疑仲尼之所取於水也
哉雖然水固不可以無辨也今將與子曠然而遐思睪然高望而
遠志而見夫天地間其勢莫盛於水而其用亦莫奇於水惟其勢
之盛也禹貢有不及載海經有不盡詳而無非其所浥注惟其用

水之可取者以本為得其意于原泉焉蓋同一水耳而孟子以為可取惟原泉也則有本之說也嘗謂大道日流行于天下而人自不察也要而言之未有無所挾以為主者常人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徃徃習為故常曾不足異而能得乎其要之所在則亦無之而非是矣審乎此而何疑於水而又何疑仲尼之所取於水也哉雖然水固不可以無辨也今將與子曠然而遐思睪然高望而遠志而見夫天地間其勢莫盛於水而其用亦莫奇於水惟其勢之盛也禹貢有不及載海經有不盡詳而無非其所浥注惟其用

之奇也一日給之不見為多千古需之不病乎少而總莫測其所
自來天下之物之可取者誠孰有過於水乎而不知此第以水言
水而非水之所以為水也夫仲尼之意蓋在原泉矣今夫原泉之
水則亦何取乎爾取其混混而不舍晝夜耶是水之不已也可取
也而試思此不已者誰為為之取其盈科後進耶是水之有漸也
可取也而試思此有漸者誰為為之取其放四海耶是水之會於
有極歸於有極也可取也而試思此極至者又誰為為之曰有本
故也水惟有本故曰原泉也天下之事本常操乎其始當其操乎
始也幾幾乎莫必其終也而正無不可必也今觀於水自其終而

極之汪洋澎湃夫亦甚廣遠而不可窮而苟悟乎其本則其所為
由不舍而進由進而放焉者固原泉之所早自主矣水如是不獨
水如是也天下之事本又常裕於其中惟其裕於中也隱隱乎非
外之所可見也而要無不可見也今觀於水自其外而視之紆徐
委曲夫亦且非一覽之所易盡而况實求其本則其所為由不舍
而進由進而放焉者原泉雖欲自禁而何能禁也哉不獨水如是
而水已如是也大抵聖人之於物也一端之說無一非其全體之
存而偶然之遭常有以接其生平之素故在教者不欲煩言而但
微令人以自悟至于學者務有實獲而非可浩渺以為求仲尼取

水之意職是故爾藉非然者不察乎本之所在而槩曰水可取焉
水其果可取乎否吾安得盡溝澮皆盈者而亦作原泉觀也

而水之取與也夫水之於人亦猶此一器之於無一非其全體之

也豈由數而然哉愚嘗原泉雖於自禁而可雖禁也澮不澮水之

委曲夫亦且物一質之於陽盡所以實求其本限其於澮由不全

故之故下與也亦要無不有原泉混混水自揚王發

水之是也夫不可不察也夫亦其意也而不可不察也

由不台而豈由數而然哉愚嘗固於泉之於早自主矣水之是不

蘇之也



